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任謀

夫經武之畧在於貴謀濟衆之方本乎從善蓋所以
詢能者之策慮應一時之權變決機制勝以懋厥功
故自春秋以來本兵柄者當夫鞠旅撫征之際交刃
致志之始有能咨於幙府訪於麾下揣摩周悉計畫

先定言之可用舍已而從人智之可師屈身而服義
 用能剖分猶豫之惑圖建克獲之庸無失相時之機
 以保出奇之勝者也漢高所謂運籌於帷幄之中魏
 武亦云任天下之智力足以知善計任謀之為上矣
 欒書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冬欒書救鄭與楚師遇
 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
 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郎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
 范文子士欒上韓文子韓厥新諫曰不可吾來
 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

怒楚師戰必不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若不能敗為辱已甚

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

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不也子為

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子之佐十一人

六軍之元帥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欲戰者可謂眾

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眾故也商書武子曰善

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

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

晉析公楚大夫也楚子儀之亂析公奔魯在文十四年晉

人寘諸戎軍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

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

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趙奢為趙將時秦戍韓軍於闕與趙遣奢救之兵去

邯鄲三十里而令軍出曰有以軍事謀者死秦軍武

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也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守

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

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

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而軍不行乃增壘闕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

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

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

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障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鉄

鎖之誅趙奢胥後令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

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

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解而走

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

許歷為國尉

田忌為齊威王將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

田忌為齊威王將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

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輕車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闔者不搏擻音批允擣虛刑格執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叔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漢韓信為丞相破趙乃令軍中毋斬廣武軍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

坐西鄉對而師事之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

東伐齊何若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

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之秦而秦伯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于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

讀曰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

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

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

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

願念也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

而失之軍敗鄱下

嘗山縣也光武即位鄱于此鄱故葛邑

身死泝水上

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

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

媮食傾耳以待命者

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倫字同苟且也言為美麗之衣苟且而

食恐懼之甚不為長久之計也

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

舉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

見顯露也屈盡也

欲戰不拔曠日持久之糧食殫竭

殫亦盡也

若燕不破齊必

距境而以自疆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臣愚竊以為過矣信曰然則何繇

繇從也言當也從何計也

廣武

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

至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

首謂趨向也

然後發一乘之使

奉咫尺之書

八寸曰咫尺者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

其遺語耳

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

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二年七國反亞夫將兵東

擊吳楚因自請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剽音匹願妙反

以梁委之絕其道乃可制也帝許之

按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

都尉為畫此策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亞夫既發至霸

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討吳楚勝則宗廟安不

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
日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
人於殺黽陀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

右去走藍田

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

出武關抵雒陽

抵至也

問不

過羗一二日

右去行遲止一二日

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

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不意其猝也

大尉如其計至雒陽

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乘

六傳會兵滎陽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

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

今為將軍計莫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必盡銳

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

餽

餽

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反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

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昌南輕兵絕吳饗道竟破吳

楚

後漢傳俊為積弩將軍光武建武三年俊東徇揚州

俊素聞汝南鄧暉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

軍政暉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

支體裸人形體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塚陳尸掠奪

百姓暉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

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旅將軍

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

任尚安帝時爲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伐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徃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日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

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騎獲牛馬羊數千頭

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獻帝興平二年爲袁紹所破於鮑丘瓚遂守易京袁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官請說

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分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表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耶瓚遂止不出

袁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拯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

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振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雒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

魏曹洪大祖時爲厲鋒將軍劉備遣吳蘭屯下辨大

祖遣洪征之以曹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大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前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吳呂蒙爲左護軍漢昌太守討關羽騎都尉虞翻從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

魯肅爲奮武較尉代周瑜領兵時呂蒙爲偏將軍領尋陽令肅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是也遂拜蒙母結交而別

晉陶侃爲征西大將軍征蘇峻累戰無功諸將請於

察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察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賊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宋朱齡石爲寧朔將軍與下邳大宗劉鍾等同討譙縱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數重柵衆未能攻

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繇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候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克而攻之勢當必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無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解散縱乃出奔

柳元景爲領軍將軍孝武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

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復以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境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軍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聞賊盜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帝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舩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卒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嘗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情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有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二若往造賊敵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衆心乃安繇是剋捷帝遣丹陽尹顏峻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

南齊崔惠景爲徐州刺史明帝建武二年虜圍鐘離時張欣泰爲將主隨惠景救虜旣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州築城惠景慮爲久患欣泰曰虜所以築

城者外示誇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運自息惠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惠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惠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敗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惠景乃聽虜過

梁鄧元起爲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劉季連發兵拒守元起在道从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險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軍前禦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

附於我觀德若糺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未幾得三萬斛王僧辨爲領軍將軍大都督時司馬申爲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僧辨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

後魏樂平王丕爲車騎大將軍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克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元

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皮豹子拜仇池鎮將與古弼等討仇池楊難當平之未幾諸氏復反楊文德爲主以圖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子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發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

長孫稚爲尚書僕射雍州刺史蕭寶寅據雍州反詔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顛筭畧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掉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關心潼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處旣平長安自尅稚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足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以爲人使未可以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理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

舊村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統悉是其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鎮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車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火者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火一宿之間火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侃頗有力

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黃門郎楊侃爲北中郎將時梁人送元顥入維侃從孝莊帝幸河北及車駕南還顥令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崖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畧寧復帝基乎夫兵敗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卽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繇可保未若召發民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

汾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顯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卽奏行此計於是爾朱兆與侃等遂與馬渚楊南渡破顯子領軍將軍冠受禽之顯便南走

後周王思政魏孝武時爲武衛將軍裴俠爲東郡太守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雒州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矛戈寧肯受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柰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思政爲驃騎大將軍鎮弘農郭賢爲伏波將軍從思政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筭畧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決

隋李景簡較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遣兵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摧毀相繼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援兵至合擊大破之

唐李孝逸為左屯鈐衛大將軍時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殿下侍御史魏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晉而偏將雷仁智為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兵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候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遛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發時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將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不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鬪其衆寡強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尅既尅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趨勢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

兵擊敬猷戰而破之敬猷脫身而遁先是敬業方南
攻潤州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連超據都梁山以
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率尉遲昭夏侯瓚
等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
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
軍直趨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薛克構曰
超雖蒙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
兵以守則有關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爲後患不如擊
之尅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
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趨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
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
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兵
擊淮陰又破敬猷之衆時敬業過軍屯於下阿谿以
拒官軍有流星隊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
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
携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
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
封嘗清爲安南節度封大勃律時次賀薩勞城一戰
兩勝嘗清逐之判官段秀實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
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

李岑爲宋州刺史史朝儀遣將圍之連月不解城中
食盡賊垂將陷之岑計蹙別駕劉昌爲謀曰今河陽
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麪可
以稍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爲
危昌請守之昌被鎧持楯而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
衆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李僧惠爲宋州刺史李靈曜據汴州坂僧惠將受靈
曜牽制別駕劉昌密遣僧神表潛說僧惠惠召昌問
計昌泣陳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詣闕請討靈曜
遂剪靈曜左翼

邢君牙爲李晟都虞候屬駕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
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
中之事晟唯與君牙商量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推誠 任能

推誠

夫誠之至者金石為開信之篤者豚魚咸及况於人乎乃有居師帥之重當金鼓之任因叛臣之猶豫乘麾下之疑間或迫近強寇部曲懷於反側或招降壯

士指顧定其向背於是精懇內激勇節兼厲冒不測之險而敵人推服絕持疑之意而偏裨效命坦懷以御下而羣心以安至誠以任人而奇功乃集自非明識邁衆周物而不殆宏量超世獨見而無惑脫畧嘗瑣之態迥臻幾繫之表者豈足與議哉

魏張遼爲裨將軍太祖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月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綏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人豨家拜妻子豨乃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遠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晉李矩永嘉初爲汝陰太守時大尉荀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尋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時劉琨承制假揚威將軍魏浚河南尹時藩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客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

去

劉弘爲南蠻較尉荊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會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侯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於夏口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問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闕境

謝尚爲豫州刺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時後秦姚襄初爲石祗驃騎將軍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其弟爲佐單騎度淮見尚於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

宋劉道規爲荊州刺史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逼又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盧循逼京邑循黨荀林伐江陵桓謙自蜀寇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

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

王景文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以夾轂隊主
焦度爲先鋒及事敗逃宮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
勇甚憂患之使景文誘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
以爲已鍾南叅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

梁尋陽王大心爲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侯景寇
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
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
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
遣軍西上寇沙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

王僧辯爲左衛將軍將兵討河東王譽譽將周鐵虎
有膂力譽委遇甚重僧辯於陣擒獲命烹之鐵虎呼
曰侯景賊何以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還其
麾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剋任約獲宋子仙每
戰皆有功

後魏王羆爲大都督鎮華州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
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
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朝廷敗績
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
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諸城陷沒者亦

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黶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後周趙景爲大都督行南秦州事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景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氏羗撫而使之皆爲景盡力文帝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氏羗者趙景有之矣

隋李景爲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田留安武德中爲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也來攻州城於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洶洶人懷異志凡諸守將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繇是上下情隔怨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問踈遠皆至卧内每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爲國守自宜一心無爲疑貳也欲棄同卽異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遞相戒勵子弟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繇是人情遂固

郭子儀鎮河中永泰元年儀固懷恩復率蕃虜來寇

子儀使喻廻紇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剪除克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懷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廻紇曰謂令公歿矣不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可敵柰何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令公來虜初疑皆持滿注目以持之子儀乃以十數騎徐出免冑而勞之曰安乎父同忠義何至於此廻紇皆捨兵降馬拜

曰是我父也子儀招首領等各飲以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

李抱真興元初爲昭義軍節度使與李懷光同討田悅時朱滔王武俊皆反朱泚旣汙宮闕李希烈陷大梁朱滔悉幽薊軍借兵廻鶻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羣賊附於希烈無何希烈僭僞有臣屬羣賊心稍離帝自奉天下罪已之詔悉赦群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

曰僕今日此舉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士以聽朝命亦惟子奮勵士馬東嚮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凌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數賊之間舍九葉天子而北面反虜乎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其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飯訖結爲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擊破朱滔於經城以功加簡較司空實封五百戶

馬燧爲河陽節度與成德軍節度王武俊澤潞節度李抱真同討田悅時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楊鉢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不勝其怒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殘賊未除降宜戮力剪撲令分兵歸守本地我寧能獨戰死耶引歸李晟諭燧曰初奉詔北討三師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接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且其精卒驍騎盡在於此矣今公遽自引去柰衆議何燧乃足馬詣抱真壘與之交歡請釋舊憾時洛州刺史周昂請入朝燧因奏以洛州隸抱真請盧玄卿爲刺史兼

充魏博招討之副李晟所將神策兵馬前時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叶同詔並從之興元初詔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於長春宮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西拜又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柰何棄祖父之勲力爲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先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以焦離堡降燧廷光道旣絕乃因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爲主人矣

路恕嗣恭子也嗣恭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曆中領南衙將哥舒晃叛詔嗣恭致討授恕簡較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敬晃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三

冊府元龜 推誠

十為懷州刺史

柳公綽為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北虜遣梅祿將軍
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
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有襲奪大原故
事出兵迎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
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
及闕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嘗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
犯陘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
鎭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
募兵二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

者請母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
效

李愬為唐鄧節度討淮西吳元濟擒賊將丁士良召
入與語詞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為促生將士
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擁眾數萬不可遽破者用
陳光洽之謀也其能擒光洽後以降秀琳愬然之與
兵果擒光洽後五日秀琳與其眾五千人來降愬令
其降卒有父母者及孤兒未葬悉給財帛以歸之眾
皆號泣願為愬死連下城柵擒賊時柳野矛李嘗奏
張希岸梁希果愬每怡其氣色親加撫循故山川之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九

九

險易城鎮之遠邇盡知一旦召諸將曰賊之興橋柵
鎮將李祐者奇士我能取之獲祐則元濟爲擒必矣
乃命部將史用誠馬少良親指教以遣之未幾果擒
祐祐氣畧兼人前後累殺傷王師衆怒請烹之愬不
許愬乘間嘗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
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改之軍中多以諫愬愬益親
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將襲元
濟會雨水自五月至十月所在陂澤潰溢不可行行
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爲言慮其誘覆官車簡牒日
至且言得賊謀具其事云云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

曰豈天不欲平此賊何爾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愬
亦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以送京
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與成功者比祐至京
師詔釋以還愬愬喜甚畧爲散兵馬使授刀使佩之
夜則倚以巡警或夜入愬帳中言事愬因留對舉酒
徃徃達旦聽者時聞祐涕泣聲尋畧六院兵馬使時
又舊令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謀
反以情告愬益知其虛實是時陳許節度使李光顏
勇冠諸軍賊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繇是愬乘其無
備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解告師期於

裴度乃以李祐帥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人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殺其衆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勒甲冑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是夜陰晦雪雨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已東帥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出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矣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必不還然以愬之令無敢爲

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郎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此至懸弧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鵞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郎山之固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鑊坎城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擊柝者以安之及鷄鳴雪亦止愬以衆入止元濟外宅田進誠續至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者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告元濟元濟不信又告曰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及出聽聞號令云嘗侍傳語乃曰是何嘗侍乃得

至此遽操弓挾刃麾其左右奴僕盡棄城而自督戰
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訪重質家安邱之使
其子持書禮召重質重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
窘之狀又見李祐輩怨死已立奇功乃慨然單騎歸
愬白衣叩伏愬前愬前揖登階待以賓禮與之食時
田進誠既毀其城外門得甲仗庫易其器甲明日復
薄城焚其城南門百姓爭負薪藁以委之元濟城上
請罪進誠授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
人其爲元濟執事帳下及厨廡之間盡復其職使之
不疑乃屯軍鞠場以俟裴度

裴度爲彰義節度招撫等使既平淮陽蔡人大悅舊
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
法論度乃約法唯盜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
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
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
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
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
卽時平定

賈耽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李納雖去僞王號
外奉朝旨而心嘗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

營歸路繇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馳日與人鄰道柰
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
令狐楚爲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喬移鎮滄景以河
陽銳卒三千爲紀綱之僕士卒不願去土中路潰散
復不敢歸屯於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卽疾驅赴鎮潰
卒亦已次城北將大寇掠楚軍楚單車出迎諭以逆
順兵士遂弛弓釋甲用之先駢以歸憲宗素嘉其功
旋急詔徵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李茂貞爲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
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瓜牙熟寢經宿而還

任能

夫良將之爲政也豈特專握旄節獨運智力故必虛
懷容衆推已及物不憑勢以自大不固祿而忌進思
得能者引以共濟則有取於鄉間拔自卒乘隨其指
顧備用非一或采幕府之後委以經畧或選偏裨之
傑置諸顏行或聽僉議之攸歸或敦素志之所慕大
者列奏以請小者便文自命至有釋去前憾待如親
友捨諸過咎聽效謀勇輪轅之用各適宜稱務取奇
勝曷嘗廢人故雖盜之穿窬亦無棄其蛛蝥之巧耳
子發爲楚將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徃見曰

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賚一卒賚備也子足也

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

偷者天下之大盜也何以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

得與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帥以當之兵三却

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

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

辭而遣之偷則夜解將軍之帷帳而獻之子發因使

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使歸之於執

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

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

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漢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分較尉王申生等軍

別至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攻殺申生等郁成國名貳

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性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

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乃出郁成王與桀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屯良鄉拒漁陽太守彭寵因

遣護軍傅玄擊破寵將李豪於潞

馬防行車騎將軍事建初二年擊金城隴西保塞羗

軍到冀而羗豪布橋等圍南郡都尉於臨洮道險防

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擊之羗又敗

戊巳較尉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帝羅谷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又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冲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從西道三道俱擊破之

寶憲爲大將軍永元二年將兵鎮武威憲以護羗較尉鄧訓曉羗胡方畧上來俱行

魏鍾繇爲司隸較尉鎮關中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繇遣新豐合張既說將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遣子超將兵萬餘

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蜀諸葛亮爲丞相大將軍率諸軍北駐漢中以魏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以楊儀爲長史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儀嘗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辨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嘗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吳孫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

親待莫不自盡

孫瑜為奮威將軍領丹陽太守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初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時王濬參祜征南軍事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祜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能舉善焉後濬為益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祜雅知濬有奇畧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

庾翼為安西將軍鎮武昌時將兵都尉錢頌陳事合旨翼拔為五品將軍

宋宗慤為廣州刺史時始興王征北長流叅軍沈懷遠坐納王鸚鵡為妾徙廣州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欲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軍事平慤且為陳請繇此見原

南齊沈文季為僕射建武二年魏軍寇壽春詔文季領兵鎮壽春以寧朔將軍張稷為副魏眾稱百萬圍城累日經畧處分文季悉委稷焉

張冲以郢州刺史督河北軍事時武寧大守鄧元起
戍三關累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
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
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叅軍事

蕭穎胄爲和帝相國左長史號鎮軍將軍義師起穎
胄引樂藹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畧

後魏李崇爲都督孝明時六鎮反叛詔輔國將軍費
穆爲別將隸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
將議曰朔州是北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
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守不知誰堪此

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爲朔州刺史

李平孝明時以鎮軍大將軍爲行臺拒梁師於硤石
詔陽固爲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
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
城

蕭寶寅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西道行臺啟統軍李瑒
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

上黨王天穆錄尚書事主客郎中溫子昇嘗一日不
直天穆捶撻之子昇遂逃遁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
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

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

安樂王鑒爲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強未得前遣使徵趙郡人武愨表授武騎嘗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爲賊有鑒命愨爲前駢別討之頗有斬獲

北齊清河王岳率師南伐至於江上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蒞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岳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志勇過人方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開府慕容儼岳以爲然遂遣鎮城

後周齊王憲初封齊公與晉公護東征北齊欲以隆州刺史陸勝爲副趙王招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雒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隋楊素爲內史令未幾吳郡沈玄愔浙江賊帥高智惠等作亂以素爲行軍總管討之素以開府魚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俱羅上開府

李景爲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

馬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河間王孝恭武德中爲信夔二州總管時李靖亦奉使江南以策干孝恭孝恭善之委以軍事於是繕器械悉召獫狁巴渝首領子弟量才授職典左右兵杜希望爲河西節度使時王忠嗣從軍河西以功檢較代州刺史坐法貶東陽府左果毅會希望謀取新城或言忠嗣之才足以輯事希望奏聞詔追忠嗣赴

河西旣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

張守珪爲幽州大都督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爾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令與兩蕃將史思明捉生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擊賊領麾下十數騎出卽生擒奚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加兵令往必倍擒賊而還後爲守珪偏將隨征戰所向皆摧靡守珪遂養爲已子哥舒翰爲隴西節度使以王思禮爲押衙天寶二三

載吐谷渾蘇毗主有誠款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旣損脚更欲何處去十四載安祿山反翰奏思禮爲開府儀同三司兼大嘗卿同正員充元帥兵馬都使軍事每獨與思禮決之

呂誼上元初爲荆南節度使誼初爲隴右判官素諸諸將及赴任又奏數十人爲押衙兵馬使自隨皆仗其威惠

郭子儀爲東都及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時史思明判官邵說歷事思明朝義掌兵事朝義之敗設降於軍前子儀愛其才留於幕

嚴武初爲劔南西川節度使薦崔寧爲利州刺史及武再任過利州心欲輟俾寧自籌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耳又好利誠皆重賄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劔南遣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又有書欲召寧獻誠然之寧卽日稱疾棄官之劔南武奏爲漢州刺史

路嗣恭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質反五嶺搔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瑤敬晃使分其

務瑤主大軍當其衝晃自間道輕入招集勇敢得八千人以撓其後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等為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

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與朱滔戰於瓦橋嘗慮滔來攻故乃以飛狐城高陽軍使張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卒七千配焉前後十年威惠甚著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時吳少誠為荆南節度使庾準衙門將准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繇憲度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畧將自陳於闕下屬希

烈初授節度銳意立功見少誠深與計慮乃以少誠所見錄奏有詔慰飾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崇義違命希烈受制專征以少誠為前鋒遂平崇義

劉玄佐建中初為宋亳節度使召平盧軍使劉政臣子全諒入軍中為將以勇果騎射聞玄佐以宗姓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馬使

嗣曹王臯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擢團練營將王鏐使招邵州武崗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為邵州刺史及臯改江南西道節度至州乃大集將吏今日嘗有功而未申者可別為行有策謀及能為器械可以佐軍

者亦別爲行於是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占臯
祭慎等詞氣甚壯又知其前功乃悉補大將又擢王
諤委之中軍以馬燧許孟容爲之賓介繕甲兵具戰
艦得軍三萬餘李希烈南侵臯請諤屬以勁兵三千
繼尋陽臯自以全軍歸九江旣襲得蘄州盡以衆渡
乃表諤爲江州刺史充都虞侯先是伊慎將江西兵
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濯臯任之乃陰遣遺之
鑽甲又詐爲慎書往復置於境德宗聞卽遣軍使至
臯表請捨慎令自效會與賊夾江爲軍中使又至臯
乃勉之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前

鋒而率軍繼之貴其有功果大破之斬首數百慎方
得免罪及臯爲荆南節度使表鏐爲江陵少尹兼御
史中丞欲列於賓倅馬尋裴泰鄙鏐請去乃復以爲
都虞侯

馬燧爲河東節度署奏李自良爲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仍爲軍侯自良勤恪有義燧深委信之魏博田
悅叛燧與李抱真同討自良嘗爲河東軍大將摧鋒
陷陣遂破田悅及討李懷先於河中自良專爲都將
前後戰功居多燧之立功名繇自良叶輔之力也
李晟建中未爲副元帥討朱泚時諫議大夫鄭雲達

自奉天來奔京兆司錄李敬仲持府印攝節度判官
又以懷光舊將唐朝臣保潼關請以河中五州節度
授朝臣戴休顏唱義以奉天從順請以鄜坊四州節
度受休顏德宗皆從之

韓全義貞元末爲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時兵馬
使高崇文隨全義鎮長武理軍有聲全義入覲委崇
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入城
嚴礪元和初爲山南西道節度時西川劉闢阻兵礪
儲備有素拔嚴秦爲都將累獻俘馘繇是加簡較左
僕射

柳公綽元和中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吳元濟據蔡
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
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邪卽
日上奏願自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湏江直抵安州
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望以屬韃負
弩者豈非爲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
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揮則當赴
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
卽署聽爲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軍
都虞侯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較日行

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

裴度以丞相東征淮蔡奏高崇文子嘉王傳承簡以

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郾城

上蔡遂平三縣為殷州治郾城用承簡為刺史

李愬為唐鄧節度討淮西擒吳元濟將李祐祐有膽

畧愬釋其死厚遇之而眾情歸怨愬因送祐京師且

上表救之而朝廷遣祐還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屬

之祐所言無有疑者故破蔡之謀臨日多出於祐淄

青李師道再叛乃移愬為武寧軍節度使愬至徐方

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賤秦州司戶愬上表請

恕重質於軍前駢侯即詔徵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牙

將烏重喬為河陽三城節度使討吳元濟於淮西請

寧州刺史曹華為懷汝節度行營副使華前後數十

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八十四

討逆

夫式遏亂略詰誅暴慢者將帥之任也昔人有言不以賊遺君父盖謂是矣乃有受任閩外典司戎重當專征之寄以經武為職其或凶德嘯聚奸黨竊發殺掠吏士跨據城堡睢盱倔強滋蔓充斥繇是率勵有

衆奮揚威怒罔繇申覆亟往殄滅允所謂疾雷之作非掩耳所及破竹之勢乃迎刃自解耳夫如是乃可以副推轂之選增守方之氣矣

後漢堅鐔爲楊化將軍建武二年爲右將軍萬修徇南陽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鄧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

劉尚爲武威將軍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尚討之時越嵩太守任貴謀叛尚襲貴誅之

魏鍾繇漢建安中以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會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繇率諸將討破之

趙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率平難將軍殷署等攻之賊卽破滅蜀鄧芝爲督江州延熈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吳陸遜爲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嘉禾五年范陽賊彭且等爲亂六年二月遜討且等其年皆破之

晉吳彥武帝時代陶璜爲南中都督領交州刺史初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

圍郡城彥悉討平之

王浚爲驃騎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惠帝光熙元年東萊掖令劉相根反自稱掖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浚遣將討相根斬之

山簡爲征南將軍懷帝永嘉四年雍州人王如舉兵反於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脫等各起兵應之簡與荊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弢並遣兵援京師及如戰於宛

陶侃爲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請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進號平南將軍轉都督湘州刺史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桓谿爲右將軍監荆楊雍州軍事南陽督護趙億等

逐太守桓琰據宛城以叛谿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

劉毅以冠軍將軍督豫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

宋杜慧度晉末爲廣州將軍持節督交州諸軍事會賊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二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孫李奔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奔等引俚率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

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燃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火蝦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

沈慶之以太子步兵校尉爲王玄謨軍副屯碣磔元嘉二十九年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群蠻自淮汝至於江沔咸罹其患慶之督諸將討之

羊希爲寧朔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畧廣州明帝以萬周爲步兵較尉權行廣州事希旣至而萬周等並有異圖希誅之

南齊李安民爲領軍將軍屯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之不獲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侯生擒元初斬建康市陳顯達爲鎮西將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討平之

蕭懿爲豫州刺史永元二年四月平西將軍崔慧景舉兵襲京師江夏王寶玄納之據城拒守懿起義援救慧景棄衆走

陳陳景詳爲豐州義軍主至德三年前豐州刺史章文寶舉兵反景詳斬文寶傳首京師

後魏南安公順道武皇始二年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順率衆討之

略陽公元遵爲大將軍鎮渤海之合口天興元年博陵渤海章武群盜並起元遵討平之

長孫嵩爲安南將軍鎮冀州天興元年道武將北還都右將軍尹國先督租冀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

都嵩執送斬之

元城侯屈率衆鎮并州明元永興都年六月濩澤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爲都署官屬攻逼建興郡屈討平之

奚斤爲鄭州將軍循行州郡章武民劉牙聚黨爲亂斤討平之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召伯兒入天安殿東廡下窮問款引悉收其黨誅之公孫軌大武時爲平南將軍時宋將到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治坂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

陸眞文成時爲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受宋明帝署龍驤將軍扇動鄠藍屋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眞與雍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鄠縣民王雅兄弟聚二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冶容堡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眞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眞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

唐玄達獻文時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時杏城民蓋平定聚衆爲逆帝遣給事楊鍾葵擊之不尅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爲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爲亂玄達追擊悉平之

尉撥爲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雒州民田智度聚黨謀逆詔撥乘傳發豫州兵與雒州刺史兵頽擊之獲智度送京師

張赦提爲虎賁郎京畿盜魁自稱虎子豹子以赦提爲逐賊將軍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

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俠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獻文怒之拏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售求捕逐乃以赦提爲遊徼將軍前後禽獲殺之畧盡

韓務爲太子翊軍較尉時孝文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爲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討靈珍有功授後軍長史

薛虎子孝文時爲平南將軍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爲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

李煥宣武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

起舉兵作逆煥督別將爲長樂統軍正祐等與軍司
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兒反煥
仍令長樂等赴援秦州屬都督元麗遂共平之

李韶爲將作大匠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西道都
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

元譚孝明時爲宗正少卿加冠軍元法僧外叛詔譚
爲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祿少卿
行南交州事

裴衍爲北道都督鎮鄴之武城時相州刺史安樂王
鑿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鑿所部別
將嵇崇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
討鑿平之

李神軌爲征東將軍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州反
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元年正月群
盜燒劫鞏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澗以南詔神軌爲
都督討平之

鄭先護莊帝時爲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
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
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

谷楷爲奉車都督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

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冀州追捕皆擒獲之
北齊王則初仕後魏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
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
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翻城
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
行北徐州事

堯雄爲二豫揚郢四州都督時元洪威據潁州叛民
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北
應洪威雄率衆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
人王長爲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
之

宋顛爲西兗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
西魏遣博陵王約趙郡王景神率衆迎接顛勒當州
士馬邀破之斬約等

李侃鎮魯山城天保六年四月梁反人李山花自號
天子逼魯山城侃擊斬之

皮景和爲領軍大將軍河南道行臺武平中軍至相
口中值士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
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麩不多供贍甚廣密從
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

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表聚千人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數百騎擊破之斬首千餘級生擒子饒京師烹之後周泉仝初仕西魏雒州都督上雒人泉岳其弟猛畧與順陽人杜宙等謀翻雒州以應東魏仝知之殺岳及猛畧等傳首詣闕而宙沒東魏

令狐整字延保西魏末爲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加盪寇將軍大祖表爲都督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

整守義不從旣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以整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爲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劔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帥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整說保罪逆

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衆人素服整
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

宇文貴爲大將軍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
光易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柘亦聚衆反
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攻隆州又令開
府成亞擊柘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
拜小司徒

陸騰爲隆州總管資州石槃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
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破斬之鐵山獠抄斷內江
路騰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

三千兵招納降附者二萬戶

隋源雄初仕後周武帝時爲簡較徐州總管東潼州
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擊斬之進位上大
將軍

觀德王雄仕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救下大夫武帝幸
雲陽宮衛王真作亂以其徒襲蕭章門雄逆拒破之
董純大業中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
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
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

唐王栖曜爲浙西都知兵馬使代宗廣德中江左兵

荒詔內嘗侍馬日新領汴渭軍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御其衆時栖曜遊奕遠郊遂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段秀實爲涇州兵馬使代宗永泰三年邠寧節度使馬璘移鎮涇州其邠寧隸朔方軍邠州將吏以郡隸燒馬坊爲亂秀實斬其酋首八人方定

李勉爲嶺南節度使代宗大歷四年番禺賊帥馬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翊併力招討悉

斬之

劉海濱爲涇州別將德宗建中初李懷光爲邠寧節度兼領涇原代段秀實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別駕劉文喜等懼且因人之怨拒不受命上疏復求段秀實否則朱泚於是朱泚代懷光又不奉詔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守使其子入質吐蕃以請救德宗命朱泚李懷光并巨濟攻之於是泚屯其南懷光屯其東巨濟屯其西周築大城以守之閉壁不與戰時帝倫初復命西戎方守約而賊勢窘迫海賓與其子國光率侯蘭程俊仁等殺文喜傳首

闕下

張延賞爲西川節度使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爲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遣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日斬朏及同惡者復歸成都李泌爲潼關防禦使貞元二年陳許戍邊卒三千人自京西逃歸至陝州境泌發防禦兵潛師險隘左右攻之盡誅叛卒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都虞侯貞元四年七月授張獻甫邠寧慶節度使代韓遊瓌癸丑寧州戍卒叛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衆戍寧州及遊瓌受代以是月

壬子夜輕騎潛遁歸嗣其將卒素驕怠畏獻甫之嚴旣因遊環夜出衙內千餘人遂叛大縱掠且圍監軍楊朝義邀奏以出奔之將請范希朝爲節度朝晟初逃於郊外翌日聞請希朝乃來給其衆曰所請甚樞我來賀也繇是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管將密謀反乙卯晨率諸軍以告日前請者不獲張尚書時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誰爲戎首各言之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乃定

徐誠爲山西東道都將貞元八年二月節度使嗣曹

王臯卒其判官李實知留後事實深刻軍士素不悅之又取臯之私馬官賣之軍士皆怒時府藏羨溢或稱臯有遺令以官財分賞軍士是夜城中鼓角將楊清潭焚積草劫庫兵軍士皆亂遂縱掠府庫獨不犯臯之家李實縋城夜濟漢北走比明誠縋城而入號令止遏兵士方解甲衆歸罪於楊清潭等六人誠與監軍計議皆斬之乃以公財分賞府帑殆盡鼓角將三百人分徙諸州

王虔休爲昭義軍節度留後貞元十年七月昭義行軍司馬元誼據洛州以謀亂八月虔休統兵赴臨洛以攻元誼是月誼除饒州刺史不行故虔休率兵攻之誼又上疏請率洛州軍士防秋於京西德宗許之而未敢出虔休以大兵臨城城中出師禦之頗相殺傷虔休又引洛水以灌城分兵收雞澤九月虔休遣將李庭芝破元誼兵將李同悅於長橋殘殺居人男女數百口同悅走魏州庭芝進收雞澤又殺居人男女數百口雞澤守將官吏悉走魏州自是平息洛水等數縣將吏居人聞虔休兵至悉走魏州十二月虔休以洛州潼濠冰合發卒數千人踰濠搏城急攻之元誼自城上督戰矢石亂下又出兵拒鬪虔休軍稍

却會日暮冰解涉濠者多沉溺大將張沛來浩皆中
流矢士卒死傷大半自是虔休引漳洛二水以灌之
李復貞元中為嶺南節度使會安南經畧使高正平
張應相次卒官其下參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
兵黷亂州縣姦賊狼籍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
於荒裔

薛平為平盧軍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幽鎮叛棣州
為賊所窘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平數月
刺史王稷餽給稍簿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
歸仍推突將馬復為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勳

并其眾次至博昌鎮劫其鎮兵復共得七十餘人徑
至青州城城中兵少力士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
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
眾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
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
戮跡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畧又牙將馬廷銓謀逆平
覺其謀而誅之

李質為汴州都知兵馬使長慶二年七月節度使李
愿為亂軍逐出都將李齊為三軍所推權知留後齊
遣兵收宋州朝廷除鄭滑節度韓充兼宣武節度陳

許節度李光顏自領全軍赴汴州屯於尉氏縣八月
質與監軍使姚文壽計會擒斬李宥及其黨薛志忠
秦鄰李臣則等

曹華爲武寧軍節度使李宥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
討之宥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繇是宋
毫不從宥亂

韓約爲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峯州刺史王升朝
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升朝及所結聚黨
並各處置

陳君賞爲易定節度使開成五年易定軍亂逐君賞
君賞鳩合豪傑數百人復入城盡誅謀亂兵士軍城
復安

張仲武爲幽州雄武軍使武宗會昌元年幽州偏將
陳行泰權主留後三軍表請符節朝廷未允至是次
將張絳殺行泰三軍復上表請絳符節仲武遣軍吏
吳仲舒上表從雄武領兵請伐叛黨帝允之

鄭畋爲鳳翔府節度使僖宗中和元年黃巢入京城
車駕在興元以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與涇原節
度使程宗楚秦州經略使仇公遇鄜延節度使李孝
恭夏州節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傳檄天下黃

巢遣上將林言尚讓率衆數萬寇鳳翔改率師逆擊
大破賊衆於龍尾陂

王景崇爲成德軍節度使中和二年四月景崇奏當
道慈谷靈壽兩鎮報尉州刺史蘇祐擅驅兵騎侵突
臣管界及謀逆亂事尋已處置訖者蘇祐本自微人
謬承聖獎自拋離郡邑竄保山巖臣亦愍以困窮累
曾救卹慮其猖獗每使慰安豈期無惡不爲有兇皆
納狐鳴鼠伏曾不悛心擐甲弄兵嘗思怒目况朝廷
道全姑息思務含弘加騎省之榮資除濮陽之望郡
而又拒違明勅侮易天朝擅割屬城背雲中而納款

潛將逆黨附并部以揚威昨者初犯中山尚深疑貳
謂其舉衆將議朝天或捨逆以自新或樹功而遷善
殊不知終懷鳩毒竟務鴟張劫石臼之倉儲逼冒零
之鎮戍旋則亂駟虵豕入臣封疆陰蓄姦欺伺臣勇
怯臣此時未窮來意詎忍加兵尋令問以行藏兼遣
倒其戈甲然終無一字以迷端倪累有元隨自陳狀
跡云本擬脅臣優給劫臣材廬奪戰馬而以利犬羊
招亡命而別謀吞併臣尚觀釁變待以膳羞苟尚可
以恩懷且欲候其勅命其賊緣已擬發露自致蒼黃
乃與後來敗卒合謀便擬據城作梗臣旣優饒稍過

傾覆是虞固難使四郡軍民噬臍貽悔一城生性束手受誅其蘇祐一行徒黨除殺告軍將人數外今月七日並已分兵誅戮訖此皆皇帝陛下雷霆振響宗社垂靈將復致於中興故先除其小醜况此賊逋藏藪澤招聚兇豪締結厲階爰輕數度包含怨府不啻十年其寨卽在中山一隅去大同咫尺彼兩鎮不能覆巢破邠蕩葉夷根者盖以其兇狡難蹄獸窮則搏顧茲疾疚實謂腹心苟非天靜寰中曷使魚遊釜內今則攬捨一掃噍類無遺凡在邊藩孰不鼓舞

梁楊師厚爲滑州節度使屯魏州魏州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謀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越二日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擐甲俟旦爲亂師厚以衙兵圍捕賓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擒其黨百餘人歸斬於府門卽以師厚爲魏博節度使

後唐劉玘初事梁爲襄州都指揮使開平初襄帥王珣爲帳下所害亂軍聚譟推玘爲留後玘不能遏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兵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聞

孔勅爲昭義節度使莊宗同光中監軍楊繼源與都

將謀據潞州事泄劾誅之

任圜爲工部尚書同光未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魏王班師及利州先鋒使康延孝叛以勁兵欲回劫西川繼岌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中使李延安召圜因署爲副招討使令圜率兵七千餘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願監軍李延安討之圜先令都將何建宗擊劔門下之圍以大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悉追之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州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令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圍陣於金鴈橋卽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於金鴈橋又敗之延孝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宗追及擒之圜命載以檻車至鳳翔詔誅之

符彥超爲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天下騷動詔彥超北京巡簡朝廷先令內養呂鄭二人一監兵一監倉庫留守張憲與彥超承應不暇及蕭牆變起明宗入維皇弟存詔單騎入河東與二寺人謀殺彥超張憲據城自衛彥超預知其謀夜密謁憲曰搃管入維存詔此來無善意濟之以呂鄭吾徒禍不旋踵矣

宜出機先無落腐人之手憲儒者又以莊宗故吏不忍背之猶豫未決是日彥超部下大譟趨紙橋至暝牢城兵軍集憲出奔殺呂鄭存詔於衙城詰旦號令諸軍三城晏然

符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宗天成元年詔發汴軍三千人戍瓦橋令控鶴指揮使張諫部率旣出城軍衆大譟回戈攻門剽劫坊市殺權州知州推官高逖仍劫彥饒爲節度使彥饒喻之曰公等以離家遠戍不願進程吾可爲爾奏聞明天子在上安得自擇主帥行如此事未見其福亂兵不遜彥饒懼及

禍曰爾輩欲吾爲帥當宜便止焚劫一從吾命軍衆曰然卽分命撫遏斬其暴者是日安靜彥饒曰翌日吾於南衙領事當以軍禮見彥饒密與拱衛指揮使龐超謀伏甲於室詰朝諸將入賀陳列彥饒曰昨日暴亂者數人而已將立法令無宜長惡卽命斬張諫及同惡三人諫黨張審瓊召其衆大譟於建國門彥饒乃率軍攻擊遂入張諫營殺其謀亂者四百人霍彥威明宗天成初爲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

沙彥珣爲雲州節度使末帝清泰三年七月步軍指

揮使桑遷謀應太原引戍兵圍子城時無兵甲彥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二日招集兵士入城剪伐亂軍桑遷戰敗不知存亡是日應州尹暉復部送桑遷與同謀叛太原人李元信至鞠訊伏罪並尸於市

晉盧順密爲右廂都指揮使天福初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會騎將奉進屯於滑州尋爲滑率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劍噉呼於外時馬萬爲步軍都較不爲遏之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將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悉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屬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於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卽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繇順密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二十三

二十一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八十五

死事

古之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蓋慮乎不得其所也若乃委質以事君陳力而就列有死無貳乃其分焉矧夫處分間之任總貞師之寄所以式遏寇虐作固垣翰火輔宗社保鄣黎元誠安危之注意而

委賴之尤重者也乃有違難虞之會當討擊之際純
心內激拳勇外發執金鼓而作氣冒矢石而無憚奮
不顧身淪於鋒刃其或失先聲後寔之效當彼衆我
寡之勢戰則奔潰守則淪覆而能執心不撓握節自
誓捐軀死難沒而益榮此所謂執戈衛社隕首無悔
者矣

晉狼曠爲戎右魯文公二年秦師伐晉晉侯禦之及
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初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
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
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遂以爲右箕之役 在僖公三十三年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

與女爲鷄 欲共殺先軫 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

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

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

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

從師可謂君子矣

欒鍼爲戎右荀偃將中軍襄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鄭司馬子僑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於械林械林不獲成焉秦不苟偃今日鷄命而駕塞

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樂驥曰晉國之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厲惡偃自下軍從之

左史謂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

莊子曰夫子命從師夫子謂樂伯吾師也吾將從之

從師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樂驥下軍伯潏

曰吾今寔過悔之何及多遣秦禽軍師不知恐多乃

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樂鍼曰此役也報

櫟之敗也役取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樂

樂驥弟也二位謂厲驥敢以鞅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

焉

魯公叔禺人昭公子也魯與齊戰于郎郎魯近邑也

國書帥師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

伐我是也保罷倦振其杖頭上兩手掖至休息者保縣曰使之

雖病也謂時任之雖重也謂時君子不能為謀也士

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攻既惡復無我

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與其鄰重汪錡皆往死焉奔敵

冠隣里也重皆當為童未冠者之稱姓魯人勿欲殤

汪各錡鄰或為談春秋傳曰童注錡魯人勿欲殤

重汪錡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問于仲

丹府元覽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二十四

三

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齊國魯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本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

必得志書子占也欲宗子陽與問丘明相厲也相勸

死子陽宗樓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勸

勉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陳子行

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肅東郭

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典令使問弦多以琴

弦多齊人六年奔魯問遺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戰死陳書曰此行也

吾聞鼓聲已矣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戰于艾

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書

楚大夫史皇吳伐楚楚師亂吳師大敗子嘗奔鄭史

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

漢周苛為御史太史高祖令與浞公守滎陽三年項

羽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亨謂煮并而殺之

殺樅公

紀城以將軍從高祖擊破秦人漢守三秦戰好時死

事封子通為襄平侯

漢孟吳楚反時頰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時頰陰侯是灌

丹元死事

嬰之子名何轉
寫誤為嬰耳

孟為較尉戰嘗陷堅遂死吳軍中

韓千秋故濟北相武帝元鼎四年南粵相呂嘉為亂

天子遣千秋往入粵境破數小邑未至番禺四十里

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

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後漢叔壽為破虜大將軍光武建武元年擊五校賊

於曲梁戰歿

曲梁屬廣平國
今維州縣也

劉植為驍騎將軍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侯討密

縣賊戰歿温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

將苟宇所拘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

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致死義不貪生苟背恩

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

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

之曰此義士守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

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

劉尚為武威將軍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

傳育為護羌校尉章帝元和三年胡羌叛出塞更依

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

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

與諸郡尅期擊之命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

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塊谷去虜數十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中驚擾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人而死

張顯爲漁陽太守殤帝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顯數百人率出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雖重宜自結營必先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仲光爲右扶風安帝元初二年與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沒

蔡諷爲遼東太守建光元年四月歲貊復與鮮卑寇遼東諷追擊戰歿

成嚴爲雲中太守建光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關嚴擊之兵敗功曹陽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李超爲代郡太守順帝永建元年八月鮮卑寇代郡超戰歿

馬賢爲征西將軍陽嘉五年且凍傳難種羌反叛以騎都尉耿叔副賢將兵十萬屯漢陽羌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谷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疋穀千斛封賢孫光爲武陽亭侯租人歲百萬

趙冲爲武威太守督河西四郡兵馬建康元年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繇是衰耗

尹耀爲楊州刺史建康元年八月楊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九月耀與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軍敗耀顯爲賊所沒

倪式爲九真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式討之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

劉岱爲兗州刺史獻帝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岱戰死

鮑信爲濟北相迎曹公領兗州牧會黃巾大衆入州界曹公以賊將勝而驕故設奇兵挑擊於壽張先與

信出行戰地後岌軍未至而卒與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曹公信得潰圍出然信遂沒時年四十一僅賊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張濟爲驃騎將軍討呂布屯兵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

魏夏侯淵爲征西將軍守漢中漢建安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

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嘗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衛茲陳留人也太祖至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令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人失利身沒

龐德爲立義將軍討關羽戰沒被殺後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德屍喪還鄴冢中身首如生

趙昱爲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韋康為涼州刺史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

孫觀為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中穿左足力戰不顧武帝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風益奮及瘡甚遂卒

曹攄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攄討賊句吳戰敗死

蘇尚為將軍隸并州刺史畢軌明帝青龍元年鮮卑軻比能誘納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軌遣尚及將軍董弼等擊之比能

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

張郃為左將軍加特進諸葛亮出祁山詔郃督諸將

西至雒陽城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

飛矢中郃右膝薨謚曰壯侯

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

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逐

追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

弓遵為帶方郡太守景初中樂浪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

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遵與樂浪太守劉

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蜀龐統為軍師中郎將從先主入蜀進圍雒縣統率

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關羽爲前將軍率衆攻曹仁於樊孫權先遣使爲子

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

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

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

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使人迎權而曹

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

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

子平于臨沮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爲害曹

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

張南爲將軍從先主征吳與馮習俱死

龔祿字德緒爲越嶲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

害時年三十一

王士字義彊丞相亮南征蠻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

蠻夷所害

趙廣爲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張嶷爲盪寇將軍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

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

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殞

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

護雄襲爵

向朗爲中領軍後主延熙三年征漢蠻夷被害

諸葛瞻爲行都護衛將軍景耀六年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繇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李球爲羽林右部從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綿

吳陳武字子烈從孫策征討有功策破劉勳多得虜

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尤爲大帝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劳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大帝哀之自臨其葬

蔣欽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徐琨爲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

張悌與諸葛靚之禦晉兵也吳師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恩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嘗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

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始如是靚流淚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留贊為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軍重先還樂涑戰敗澄策死之

楊欣為涼州刺史咸寧四年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

周處為建武將軍惠帝永平六年氏帥萬年僭號稱帝遣處與安西將軍夏侯俊等討之處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時衆寡不敵臨陣慷慨奮不顧命以力御國力戰而沒贈

平西將軍

索靖為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大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雒陽拜靖持節監雒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大嘗

曹攄為襄城太守懷帝永嘉二年為高密王簡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道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姦兇人也譎攄前戰期為後繼遁而不至攄獨與道戰于鄆縣軍敗死之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二十四

十二

路述爲河東太守永嘉二年七月劉元海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述力戰死之

王粹爲鄴郡太守永嘉二年十一月石勒寇鄴郡粹戰敗死之

王賦爲安北將軍永嘉二年石勒寇鄴樂賦遇害

王堪爲車騎將軍石勒襲白馬堪死之

宋抽爲征虜將軍永嘉四年七月劉總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抽救之爲曜所敗抽死之

崔曠爲襄城太守永嘉四年十月石勒陷襄城曠遇害

郭察爲安城太守永嘉五年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虜刺史苟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察與邵陵太守鄭融充陽內史滕育並遇害

郝詵爲平北將軍劉琨部將永嘉五年七月石勒寇冀州劉察寇晉陽詵帥衆禦察詵敗績死之

李暉爲龍驤將軍愍帝建興元年四月石勒寇冀州上白暉死之

賈匹愍帝時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邦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匹帥戎馬二萬餘

人將伐長安平西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匹先攻恢不尅匹邀擊大敗曜中流矢退走匹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瀘水胡彭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群胡攻之匹敗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匹勇略有志節以興復晉室爲已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魏浚爲揚威將軍河南尹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

華化字長風爲征虜將軍討汲桑戰沒

陶侃之子與果烈善戰爲武威將軍後與杜弢戰與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趙誘爲王敦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元帝大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琦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共拒之琦旣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死之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子龔與誘俱死

陳超爲平北將軍祖逖督護大興二年冬十月逖遣起襲石勒將桃豹超敗沒於陣

司馬玖爲將軍明帝大寧元年春李雄使其將李驥任回寇臺登玖歿之

羊曼爲前軍蘇峻之亂曼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師

楊術爲朱提太守咸帝咸和二二年正月寧州秀才龐遣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其將羅嘗費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與術接遣戰于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

孟彥爲舟川守將康寧六年三月李壽陷舟川彥與劉齊李秋皆死之

毛寶爲征虜將軍咸康中石季龍將夔安李農陷沔南張貉陷邾城因寇江義夏陽寶及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並死之

沈勁少負志節穆帝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雒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頗以寡制衆而糧盡接絕祐懼不能保全會

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眾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崔瑒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救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間令定雒陽而殺沈勁寔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李福為潁川太守興寧二年春慕容暉將慕容襲許昌福死之

吉挹字冲祖孝武初為魏興太守輕車將軍以拒苻堅堅將韋鐘攻魏興挹遣眾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部軍事鐘率眾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眾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屬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眾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韋簡為東平太守太元十九年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丘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
袁山松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

被害

謝琰為會稽內史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拒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近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部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 俱被害亦死之

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為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者清道虓躬治達陌謂使者云煩君語氏賊苻堅何至取國士如此堅聞之曰貉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撻不食而食檀斌為兗州刺史石勒將攻陷鄒山斌死之前趙韋忠為劉聰鎮西大將軍平羗較尉討叛羗矢盡不屈節而死前燕呂護為慕容暉將奔于晉尋復叛歸于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眾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獲而還護攻雒陽中流矢而死

後秦楊佛嵩姚興時爲都督嶺北討虜諸軍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與謂羣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謂不然佛嵩果爲勃所執絕吭而死

姚平爲姚泓後將軍時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川泓遣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退之及于竹嶺姚瓚率隴西太守姚泰都雒陽太守王瓚以禁兵赴之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父泰都王煥皆戰死

趙玄爲姚泓征南姚洸部將洸鎮雒陽時宋高祖爲晉太尉總大軍伐泓檀道濟次成臯玄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成臯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栢谷以衆寡不敵而敗被創十餘處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歿去將何之皆死於陣

姚洽爲姚紹左長史時晉軍伐泓紹率姚鸞等步騎

五萬距王師于潼關檀道濟固壘不戰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京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紹遣洽及姚墨鰲等騎三千屯于河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遣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洽戰死衆皆沒

後梁墨澄仕呂光爲酒泉太守時沮渠蒙遜叛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贊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祿福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涪澄率將軍趙策趙陵出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涪戰敗澄策死之

宋孟龍符爲龍驤將軍廣川太守高祖伐慕容超令龍符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之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

劉虔之爲江夏相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率州郡兵力

出則城屯三連立木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
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勸退
軍虞之厲色曰我伏順伐罪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
也敗戰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

徐達之尚高祖長女爲振威將軍討司馬休之使統
軍爲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尅當卽授荊州休之遣
魯宗之子軌擊破之於陳見害追贈中書侍郎

孟係祖爲殿中將軍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孝武遣
軍援之係祖自戈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陣所殺狼藉
遂見殺詔書追贈郡太守

桓詢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追
贈冀州刺史

鄭墨淮西人秦始皇元年晉安王子勛與豫州刺史殷
琰同逆墨以前奉朝請率子弟部曲及淮右諸部起
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明帝以爲司州刺史後虜寇
淮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

韋山松爲益州刺史劉秀之中兵參軍南譙王義宣
據荊江爲逆徵兵于秀之秀之遣山松萬人襲江陵
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卽梟其首
進至江陵爲魯爽所敗山松見殺

劉劭爲尚書右僕射中領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劭使持節領軍署佐吏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航聞賊已至急信召劭劭至命閉航道隆不聽促劭渡航進戰率所領于柝南戰敗臨陣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贈散騎嘗侍司空本官如故

卜伯宗爲殿中將軍泰始初領幢擊南賊于赭圻戰沒

劉康祖爲佐將軍聞魏軍寇壽陽自虎牢率七千人來赴魏軍至者八萬騎康祖令軍曰願望者斬首轉毘者斬足士皆用命賊死者萬餘血流沒踝流矢貫頸墮馬死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二十四

二十一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八十六

死事第二

南齊成買為軍主戍角城太祖建元三年魏寇淮陽
圍角城買謂人曰我今作角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
問其故買曰角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
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十四

世子也至是魏圍買數重帝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勅周盤龍曰角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就李領軍鍾離船少正可致依仗數日糧軍人挾淮步下也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張佛護爲驍騎將軍崔惠景舉兵奉江夏王寶玄向關臺遣佛護及直閭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將軍徐景知遊盪主重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

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齡遂射惠景軍因戰惠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僨楚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沿江載酒空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

尹畧爲遊擊將軍武帝永明八年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席謙父恭穆任鎮西司馬爲魚復侯所害及謙爲新

蔡太守鎮淦城聞梁王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梁韋粲爲衡州刺史武帝太清三年侯景反至京師與司州刺史柳仲禮高州刺史李遷仕帥軍入援粲仲禮分據南岸正月丁巳賊濟軍於青塘襲破粲營粲拒戰而死戊辰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谿東爲賊所破文皎死之

杜岸爲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請襲襄陽元帝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王至遂走保其兄獻於南陽獻時爲南陽太守岳陽王尋遣攻陷其城岸及獻俱遇害

胡僧祐爲車騎將軍西魏寇至元帝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

裴之橫爲吳興太守江陵旣陷北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閔安王承制以之橫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軍給鼓吹一部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魏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贈侍中司空

裴畿爲太子右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畿力戰死之

陳馬明字世朗梁元帝時爲散騎嘗侍北兗州刺史領廬江太守荊州陷沒歸於高祖紹泰中復官位封西華縣侯隨周文育督征王琳於沌口軍敗明力戰死之贈使持節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周鐵虎爲嚴威將軍初自梁歸於陳尋隨周文育於江南拒蕭勃嘗爲前軍文育又命鐵虎偏軍於苦竹灘襲勃前軍歐陽頔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鐵虎與文育安侯都並爲琳所擒琳引見諸軍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

陳詳爲神威將軍吳州刺史天嘉五年周廸復出臨川乃以詳爲都督率水部討廸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

始興昭烈王道談高祖兄也仕於梁世爲東宮直後主帥侯景之亂領弩手三千援臺城中流矢卒

後魏魏勤封永安侯明元永興五年與將軍元屈會稽公劉潔等擊吐京叛胡失利潔被傷勤死之

司馬天助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魏拜青徐二州

刺史太武真君三年從駕北征在陣歿

羅雲獻文時為給事中西征勅勒為賊所襲殺

章武王融弟武為光祿大夫賊帥鮮於修禮寇暴瀛

定二州長孫雅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為前駟

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修禮師渡津葛榮殺

修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融苦戰終日

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陣見殺

崔延伯為右衛將軍討万俟醜奴為其所敗復收兵

襲賊大破之賊皆退而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

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

人

李龍環以勇壯為將孝明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

裴衍為北道大都督與源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

之東北陽曲賊來拒戰行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

駭惋

崔楷為殷州刺史孝昌三年葛榮陷殷州楷固節死

之

酈惲為征虜將軍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

大中爾朱榮稱兵赴雒惲與珍不從其命為榮行臺

郎中樊子鶴所攻城陷被害崔元珍為唐州刺史爾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十五

朱榮之趣雒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鄴惲拒守不從爲子鵠所害

裴約爲別將行渤海郡事時冀州大乘賊起約爲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

元志爲雍州刺史時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岐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
奚文爲散騎常侍從征蠕蠕戰沒

尉豹行潁州事與梁將裴禮戰沒

丘跋爲安遠將軍征蓋吳戰沒

高徽孝明時使蹶躄迴至河州前刺史息景進等招引莫折念生攻河州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徽殺之徵兵于吐谷渾吐谷渾率衆救之景進敗退走奔秦州景進尋率羗夷復來攻逼徽遣統軍六景相馳表請師詔徽仍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屈城陷爲賊所害

李喬爲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

崔伯鳳爲前將軍孝莊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丹
父戰沒

崔伯麟爲中堅將軍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麟率州
軍討之於煇棗城爲賊所殺贈龍驤將軍雒州刺史
李苗爲冠軍將軍討爾朱世隆於河南橋兵盡浮河
而沒苗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世隆入雒王者追苗
贈封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群議更一二日便欲大
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
善一也宜追之

薛長瑜爲征東將軍雒州刺史擊賊沒于陣贈都督
冀定泰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寇治爲前將軍時蠻反於三鴉治爲都督追討戰沒
贈持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

鄭模爲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深入沒於陣
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裴仲規以司徒主簿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
統軍奏復本職規陣戰歿贈河東太守謚曰貞
孫瓚爲姚泓安定護軍時赫連屈子來侵人懷危懼
亡奔者相屬瓚獨率衆拒守見殺

李長壽爲華州刺史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諫

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州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

崔仲哲爲別將初父康爲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雒周攻圍康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仲哲赴救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沒

北齊尉興敬爲神武帳內都督高祖敗周文帝於邕山興敬因戰爲流矢所中卒贈涇岐幽三州軍事

尉興慶爲神武親信都督帝與西魏戰退走從者六七人追騎至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八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

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

高昂爲軍司大都督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于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邕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騎東出欲趨河梁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

劉豐自左將軍除殷州時西魏大將王思政據長社文襄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遊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

道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鈞之並爲敵人
所害豐壯勇善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

王琳爲特進侍中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秦州琳與戰
大敗單馬突圍僅而獲免明徹進圍之堰淝水灌城
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
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
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明徹恐其爲變遂殺之

慕容紹宗爲河南道行臺拒西魏大將王思政兵敗
投水而死三軍將士莫不悲惋

元景安天統中爲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
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

後周王勵爲千牛直長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兵從
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十數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
者死傷甚衆勵以被傷重遂卒于行間太祖深悼焉
楊樹爲少師武帝保定四年十月詔晉公護率軍伐
齊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出豫州樹出枳關蜀國公
尉迥率師圍雒陽景宣攻齊豫州護次陝州十二月
齊師渡河晨至雒陽諸軍驚散尉迥率麾下數十
騎扞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庸國公王雄力戰死之
遂班師楊樹於軹關戰沒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

帝祐字法保為驃騎大將軍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為流矢所中卒於陣

韋總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沒

王雄從晉公護東征至甚山與齊將斛津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雄案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馬退走至營而薨

劉雄為上大將軍出鎮幽州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寇幽州擁略居民雄出戰為突厥所圍臨陣戰沒贈亳州總管十州諸軍事亳州刺史

楊祥為建武將軍討鮮于修禮遂死之

隋權武父襲慶為周開府從武元皇帝戰於并州被圍百餘里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殺傷甚眾於是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

柳雄亮父檜為周華陽太守遇黃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為賊所害

皮子信爲旭州刺史開皇初吐谷渾來寇邊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

趙世模爲上開府開皇初嘗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

韋洸開皇中爲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劉弘開皇中爲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食與士卒數百人煮屨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所害

楊武通爲左武衛將軍歷岷簡二州總管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頓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

李崇爲幽州總管開皇中突厥大爲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

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其備每
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死亡畧盡遲
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
意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必不
免命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
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
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於
陣

楊崇封秦興縣公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
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子義臣襲崇
官爵

楊思恩爲車騎將軍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
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圍之詔朔州總管
楊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陁遲明行數
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
饒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射陷陣義臣患之
募能當稍者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
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
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義臣復選騎士千餘人從
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

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勝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泣所從騎士皆腰斬

周羅暉為右武侯大將軍漢王諒餘黨楊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暉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於師

張定和為右屯衛大將軍從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州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眾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眾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

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為其流涕

梁默為柱國行軍總管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

李瓊為右翊衛將軍大業五年吐谷渾主率眾保覆袁州帝遣左光祿大夫梁默與瓊追渾主皆遇賊死之

馮孝慈為右武侯衛將軍大業九年清河賊張金稱眾數萬孝慈討金稱於清河反為所敗孝慈死之楊達煬帝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

夫卒於師煬帝歎息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麥鐵杖爲右屯衛大將軍煬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散鼻療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父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

帝爲之流涕

梁文謙大業中爲鷹揚將軍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張須陁大業中爲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雒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

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

郭絢大業末爲涿郡通守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源崇嗣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爲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賊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王辯爲武賁郎將與王世充討李密於雒口官軍大潰辯至雒水橋已壞不得渡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陷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

陰世師大業末爲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唐公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

孟善誼爲河內通守恭帝義興二年王世充爲李密所敗善誼與武賁郎將王辯楊威劉長恭梁德董知通皆死之

唐孫華馮翊人義師起歸於高祖與劉弘基等破隋將桑顯和於餘馬泉拜爲馮翊太守封武鄉公從圍京師爲流矢所中卒

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果率衆圍之

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之馬以分將士感
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
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圍而去感與良出戰
爲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
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
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
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
感於城邊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
得其屍祭以少牢

羅士信爲絳州總管郟國公從太宗擊黑闥於河北
有雒水人以城來降遣士信入城據守賊悉衆攻之
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經數日城陷爲賊所擒黑
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辭色不屈遂遇害

呂子臧武德初爲鄧州刺史與馬元規擊山南賊帥
朱粲遇霖雨城壞賊攻之急所親者知城必陷或勸
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刺史降賊者乎於是率左右
數百人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李育德爲陟州刺史其兄厚德時陷王世充逃歸渡
河爲寇所執世充囚之於獲嘉使其作書召育德育
德陽許之故其兄擊獄久不死世充殷州刺史段大

師遣小師趙君頴以兵守之厚德陰結於君頴及城中人賈慈行謀翻獲嘉以將且待慈行與子弟奴客十餘人大呼於上云李家兵悉登城矣君頴於獄中以馬載厚德擁獄囚及援兵數十人叫譟而出至衙門門外逢僞長史趙景休斬之以徇衆皆懾伏至廳前後者數百大師踰城而遁遂尅殷州拜厚德爲刺史厚德歸省親疾遣育德居守世充怒悉衆擊之數日城育德力戰於中門之外及弟三人皆死之

趙景慈爲華州刺史領行軍總管擊堯君素於蒲州被瘡墮馬爲賊所執君素囚之十餘日景慈憤恚飲寒水數升受風而死君素斬之梟首於城外贈秦州刺史謚曰忠

何仁右屯衛將軍武德二年討山賊張子惠於絲竹園輕敵遇害

梁禮爲鄜州刺史封鄜城郡公武德二年梁師都侵延州禮力戰沒於陣

曹四郎爲鄧州總管武德三年九月王世充陷鄧州四郎因戰死之

張孝珉爲驃騎將軍驍勇善戰初爲王世充將軍後以衆歸國高祖令督本兵經畧世充武德三年六月

爲世充所圍衆寡不敵力屈就擒見世充辭色不撓遂爲所殺

盧君諤爲行軍總管武德四年隨齊王元吉擊王世克世克騎將楊公信犯官軍元吉擊之反爲所敗君諤死之

權威爲魏州刺史武德四年八月劉黑闥陷鄆縣威與貝州刺史戴元祥討之反爲所敗威及元祥皆死之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鎮涇州武德四年胡賊入寇召叔良等五將帥師北代爲流矢所中師旋道覺盧士叡爲瀛州刺史武德四年劉黑闥陷瀛州士叡死之先是黑闥之亂士叡勒兵拒守黑闥遣輕騎襲之破其羅城士叡據子城拒戰經半日士卒並河間人見羅郭已陷親屬爲虜莫有鬪志皆踰城而出士叡爲賊所擒遣人執之出說諸城堡士叡不從爲賊所殺

李大恩爲代州總管上表言馬邑可圖高祖令內殿少監獨孤晟卒兵與其合勢大恩率所部直趨馬邑晟軍不至大恩頓於新城突厥與劉黑闥合圍之高祖聞之遽令將軍李高遷爲援未至大恩糧盡夜遁

為賊所邀軍遂大潰大恩為虜所敗死之高祖聞之傷惜久之

張德政為鄆州都督武德八年八月及并州道行軍總管督兵張公瑾與虜戰於大谷我師敗績德政死之

姜確為左屯衛將軍貞觀十九年從太宗征遼東以行軍總管督兵攻盖牟城中流矢而卒

王君謬為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於駐驛山君謬先鋒陷陣遂與賊短兵相接賊以鉞斧擊之墜馬左右不繼以至於難還卒

於營大祖深痛惜之左右坐誅者數人子及善嗣拜朝散大夫

謝萬歲為梓州都督高宗永徽元年與兗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瑛州獠賊萬歲法興入洞招慰為賊所殺

來濟顯慶中為中書令左遷台州二年徙庭州刺史俄有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眾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不擐甲胄赴賊沒於陣

蘇孝祥為右監門衛將軍則天文明元年徐敬業據

揚州與其將李導會於高郵之下阿谿列營拒守孝祥爲後軍總管率兵五千人夜用小艇先渡水擊之反爲所敗孝祥臨陣見殺兵士溺死者過半

許欽明爲涼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九月吐蕃寇涼州欽明嘗出按行有吐蕃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涅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揀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尋遇害

王孝傑爲清邊道行軍總管萬歲通天二年孝傑與蘇宏暉等率兵十七萬與孫萬傑戰於東硤石谷官軍敗績盡陷於賊孝傑死之

牛師獎爲安西都護軍中宗景龍二年十一月與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敗績沒於陣

王海賓爲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以驍勇聞玄宗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以薛訥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禦之以海賓爲先鋒及賊至渭川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殺獲甚衆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沒於陣太軍乘其勢擊而敗之斬首一萬七

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牛羊十四萬頭帝聞而憐之
詔贈左金吾大將軍

郭英傑爲幽州道副總管開元二十一年討契丹於
都山爲賊所敗英傑死之

褚誦爲隴右副將時皇甫惟明爲隴右節度使天寶
四年奚及契丹酋長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惟明與
吐蕃戰於石堡官軍不利誦死之

王伯倫爲御史大夫崔光遠行軍司馬肅宗正德二
年八月光遠於駱谷破賊千餘人賊寇鳳翔伯倫與
光遠判官李椿領兵二千入自中渭橋攻殺守橋賊
一千人伯倫等乘勝至苑門賊先有本軍屯武功聞
官軍入苑燒營幕而退走伯倫遇賊於苑伯倫死於
陣前李椿爲賊所得

李元忠爲涇原兩州團練兵馬使上元元年死王事
呂希倩爲左龍武大將軍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德宗
避難於奉天朱泚之賊於城東西南三面偷城渾瑊
率招召突將三百人分道連戰翌日辰時殺傷太甚
力屈而退希倩死之贈大尉賜實封三百戶
高重傑爲將軍奉天之難泚賊攻城重傑力戰而死
贈司空實封三百戶

酈定進爲左神策軍大將軍封陽山郡王定進時號爲勇將嘗征蜀有功憲宗元和五年討王承宗力戰陣敗馳歸馬倒賊識曰酈王也遂爲所害官軍爲之喪氣繇是贈兵部尚書賻布帛米有差

田布弘正子也元和十五年弘正移鎮冀布爲河陽節度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其秋鎮州軍亂弘正被殺朝廷以李愬疾不能軍無以扞廷湊之亂且以魏州田氏舊衆乃疾徵布使起復爲之節度仍遷檢校工部尚書詔布乘急傳之鎮布喪服居堊室去節旄導從之飾及入魏州處喪親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家之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乃選其將史憲誠爲先鋒兵馬使以憲誠前出已麾下必能輸竭故盡以精銳付焉是時屢有中使齎急詔促其進兵至十月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出抵賊於冀州南宮縣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餽餉不給寢無鬪志憲誠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爲憲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驕惰皆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

生行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衆終不爲用歎曰功無成矣卽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刃刺心日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謝國家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

梁翟存初爲太祖諸軍都指揮使唐昭宗大順二年正月令丁會下黎陽龐師古與存西路下淇門衛縣自是常爲先鋒雄猛善戰士皆仗之爲氣大破朱瑾衆於墉下督戰晝夜不懈勒戰卒闕礮倚立修竿忽爲飛矢所中卒太祖深傷惜之

朱友寧太祖仲兄之子也領嶺南西道節度使天復三年四月率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暨北海焉六月丙子友寧復進逼青州及石樓與賊相遇決戰我師未振友寧馳騎督軍薨於陣牛裕爲桐廬鎮使乾元二年淮人寇桐廬殺畧吏民裕死之

郭言爲宿州刺史於時徐宿兵鋒日夕相接控扼偵邏以言爲首景福初時溥大舉來攻宿州言勇於野

戰喜逢大敵自引銳兵擊溥殺傷甚衆徐戎立退爲
流矢所中一夕而卒

王彥章爲滑州節度使晉師陷鄆州代戴思遠爲北
面招討使彥章渡汶以畧鄆境至遮坊鎮爲晉人所
襲彥章退保中都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晉王素
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
此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
兵敗力窮死有嘗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
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爲幸遂遇害
符道昭爲秦州節度使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蚰蜒
塹繚之飛鳥不度旣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
爲晉軍所殺

後唐朱元禮始爲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爲軍較從
龐師古渡淮戰沒於淮南

安福遷與其兄福慶俱驍勇爲武皇親較景福末汴
人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武皇乃令福順等三將率
騎軍以赴之福順與汴人戰沒福慶從史儼奔淮南
朱瑄之敗福遷亦遇害

周德威爲幽州節度使天祐十五年下揚劉城莊宗
大閱諸軍渡河趨汴徵德威進討師之將起威以爲

不利深入是夜鎮星犯文昌上將臨戰德威軍爲輜重所擾父子躍馬出之與賊數百騎血戰而死

史建塘爲相州刺史張文禮叛總北面行營兵馬攻趙州進攻鎮州營於西南隅日以輕騎逼門爲伏弩所中歸營而卒

李嗣昭權幽州軍府事會閻寶爲鎮州張處瑾所敗莊宗以嗣昭代之嗣昭爲流矢所中尋卒於師

孫重進爲大將性嚴重立法士卒畏憚天祐末張文禮據鎮州重進攻之戰沒於東垣渡

李存進爲魏博馬步都將會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招討李嗣昭不利而歿以存進代之遂討鎮州王處球盡率其衆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關驅賊於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而死

夏魯奇明宗時爲遂州節度使劉訓討荆南魯奇爲副招討使移鎮遂州時孟知祥董璋據有兩川魯奇僻居南鄙董璋之叛與知祥攻遂州旬日援路斷絕兵盡食乏勢知必屈乃自刎而卒

安審通爲橫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兼北面行營諸道馬軍都指揮使圍中山躬冒矢石以先士卒志平氛

稜爲飛矢所中卒

朱建豐爲趙州刺史王師討定州爲北面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張延朗以偏師先圍新樂卒於王事詔贈太傅

晉郭璘爲易州刺史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甘苦虜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簡較太保虜主嘗謂左右吾不畏一天下乃爲北人所抑挫會杜重威降虜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爲崇美所殺

宋廷浩爲房州刺史汜水關巡簡使天福二年爲賊軍所害

梁漢璋爲永清軍節度使天福八年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軍馬都排陣使戍游口關與虜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沒於陣

王清爲奉國都虞侯谿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清苦戰爲步較之最加檢較司空及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澆水而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虜已屯於北岸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請於重威曰軍去嘗山五里守株

揚州與其將李導會於高郵之下阿谿列營拒守孝祥爲後軍總管率兵五千人夜用小艇先渡水擊之反爲所敗孝祥臨陣見殺兵士溺死者過半

許欽明爲涼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九月吐蕃寇涼州欽明嘗出按行有吐蕃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涅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揀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尋遇害

王孝傑爲清邊道行軍總管萬歲通天二年孝傑與蘇宏暉等率兵十七萬與孫萬傑戰於東碶石谷官軍敗績盡陷於賊孝傑死之

牛師獎爲安西都護軍中宗景龍二年十一月與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敗績沒於陣

王海賓爲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以驍勇聞玄宗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以薛訥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禦之以海賓爲先鋒及賊至渭川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殺獲甚衆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沒於陣太軍乘其勢擊而敗之斬首一萬七

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牛羊十四萬頭帝聞而憐之
詔贈左金吾大將軍

郭英傑爲幽州道副總管開元二十一年討契丹於
都山爲賊所敗英傑死之

褚誦爲隴右副將時皇甫惟明爲隴右節度使天寶
四年奚及契丹酋長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惟明與
吐蕃戰於石堡官軍不利誦死之

王伯倫爲御史大夫崔光遠行軍司馬肅宗正德二
年八月光遠於駱谷破賊千餘人賊寇鳳翔伯倫與
光遠判官李椿領兵二千人自中渭橋攻殺守橋賊

一千人伯倫等乘勝至苑門賊先有本軍屯武功聞
官軍入苑燒營幕而退走伯倫遇賊於苑伯倫死於
陣前李椿爲賊所得

李元忠爲涇原兩州團練兵馬使上元元年死王事
呂希倩爲左龍武大將軍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德宗
避難於奉天朱泚之賊於城東西南三面偷城渾瑊
率招召突將三百人分道連戰翌日辰時殺傷太甚
力屈而退希倩死之贈大尉賜實封三百戶
高重傑爲將軍奉天之難泚賊攻城重傑力戰而死
贈司空實封三百戶

鄜定進爲左神策軍大將軍封陽山郡王定進時號爲勇將嘗征蜀有功憲宗元和五年討王承宗力戰陣敗馳歸馬倒賊識曰鄜王也遂爲所害官軍爲之喪氣繇是贈兵部尚書賻布帛米有差

田布弘正子也元和十五年弘正移鎮冀布爲河陽節度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其秋鎮州軍亂弘正被殺朝廷以李愬疾不能軍無以扞廷湊之亂且以魏州田氏舊衆乃疾徵布使起復爲之節度仍遷檢校工部尚書詔布乘急傳之鎮布喪服居堊室去節旄導從之飾及入魏州處喪親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

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家之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乃選其將史憲誠爲先鋒兵馬使以憲誠前出已麾下必能輸竭故盡以精銳付焉是時屢有中使齎急詔促其進兵至十月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出抵賊於冀州南宮縣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餽餉不給寢無鬪志憲誠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爲憲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驕惰皆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

生行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衆終不爲用歎
曰功無成矣卽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曰臣觀衆
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
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
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刃刺心日上以謝君
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
謝國家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

梁翟存初爲太祖諸軍都指揮使唐昭宗大順二年
正月令丁會下黎陽龐師古與存西路下淇門衛縣
自是常爲先鋒雄猛善戰士皆仗之爲氣大破朱瑾
衆於墉下督戰晝夜不懈勒戰卒闔礮倚立修竿忽
爲飛矢所中卒太祖深傷惜之

朱友寧太祖仲兄之子也領嶺南西道節度使天復
三年四月率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
餘衆暨北海焉六月丙子友寧復進逼青州及石樓
與賊相遇決戰我師未振友寧馳騎督軍薨於陣
牛裕爲桐廬鎮使乾元二年淮人寇桐墟殺畧吏民
裕死之

郭言爲宿州刺史於時徐宿兵鋒日久相接控扼偵
邏以言爲首景福初時溥大舉來攻宿州言勇於野

戰喜逢大敵自引銳兵擊溥殺傷甚衆徐戎立退爲
流矢所中一夕而卒

王彥章爲滑州節度使晉師陷鄆州代戴思遠爲北
面招討使彥章渡汶以峒鄆境至遮坊鎮爲晉人所
襲彥章退保中都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晉王素
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
此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
兵敗力窮死有嘗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
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爲幸遂遇害
符道昭爲秦州節度使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蚰蜒
塹繚之飛鳥不度旣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
爲晉軍所殺

後唐朱元禮始爲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爲軍較從
龐師古渡淮戰沒於淮南

安福遷與其兄福慶俱驍勇爲武皇親較景福末汴
人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武皇乃令福順等三將率
騎軍以赴之福順與汴人戰沒福慶從史儼奔淮南
朱瑄之敗福遷亦遇害

周德威爲幽州節度使天祐十五年下揚劉城莊宗
大閱諸軍渡河趨汴徵德威進討師之將起威以爲

不利深入是夜鎮星犯文昌上將臨戰德威軍爲輜重所擾父子躍馬出之與賊數百騎血戰而死史建塘爲相州刺史張文禮叛總北面行營兵馬攻趙州進攻鎮州營於西南隅日以輕騎逼門爲伏弩所中歸營而卒

李嗣昭權幽州軍府事會閻寶爲鎮州張處瑾所敗莊宗以嗣昭代之嗣昭爲流矢所中尋卒於師孫重進爲大將性嚴重立法士卒畏憚天祐末張文禮據鎮州重進攻之戰沒於東垣渡

李存進爲魏博馬步都將會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摺討李嗣昭不利而歿以存進代之遂討鎮州王處球盡率其衆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關驅賊於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而死

夏魯奇明宗時爲遂州節度使劉訓討荆南魯奇爲副招討使移鎮遂州時孟知祥董璋據有兩川魯奇僻居南鄙董璋之叛與知祥攻遂州旬日援路斷絕兵盡食乏勢知必屈乃自刎而卒

安審通爲橫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兼北面行營諸道馬軍都指揮使圍中山躬冒矢石以先士卒志平氛

稜爲飛矢所中卒

朱建豐爲趙州刺史王師討定州爲北面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張延朗以偏師先圍新樂卒於王事詔贈太傅

晉郭璘爲易州刺史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甘苦虜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簡較太保虜主嘗謂左右吾不畏一天下乃爲北人所抑挫會杜重威降虜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爲崇美所殺

宋廷浩爲房州刺史汜水關巡簡使天福二年爲賊軍所害

梁漢璋爲永清軍節度使天福八年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軍馬都排陣使戍游口關與虜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沒於陣

王清爲奉國都虞侯谿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清苦戰爲步較之最加檢較司空及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澆水而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虜已屯於北岸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請於重威曰軍去嘗山五里守株

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軍二千爲其前鋒
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嘗山必矣重威可
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虜爲之小却重威
猶豫不進密已貳於國矣彥筠尋退走清列陣北岸
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
益之清與其下俱沒焉

吳巒爲復州防禦使開運中權知貝州虜復南牧擾
我河塞巒以城無戍兵爲虜所陷遂死之

沈斌爲祁州刺史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
仍呼謂斌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
降無自辱也斌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腥膻
恐以犬羊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
沈斌寧爲國家死必不效所爲也翌日城陷而卒

漢史萬山爲深州刺史乾祐三年春虜大入寇萬山
城守有功虜退周太祖遣索方進率騎七百屯深州
一日虜數十騎侵周東門萬山父子以虜不多乃率
牙兵百餘人襲虜虜僞退十餘里而兵發萬山血戰
急請救於方進方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

禹洪遷爲夏州節度使會趙思綰據永興叛從郭從
義進討之戰傷卒於陣

安文祐潞人也初孟方立據邢洛率兵攻上黨朝廷授文祐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沒於陣

李瓊為威州刺史行及鄭遇群盜攻郡瓊禦賊中流矢而卒

周蕭處仁為右金吾衛將軍世宗率兵渡淮以先鋒兵馬都監攻陷滁州為流矢所中而卒

白延遇為濠州刺史帥眾從侍衛使李重進攻圍濠州力戰為賊所傷數日而卒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八十七

招降

夫舞干之義載於虞書前禽之訓昭回義易自大道之喪佳兵是用勝者類封豕之荐食敗者同困獸之猶鬪是以肝腦塗地城郭為墟斯豈明王來蘇之意先賢節奏之舉乎其有授鉞於廟建牙作藩董茲戎

昭共行天罰乃能宣布德澤招來携貳結之以恩信
 格之以誠明先聲以奪其心大義以回其志使其奔
 走而獻款俯伏而求全斯亦善師不陣之謂矣至或
 孤墨危急士眾離析閔以窮困釋其怨疾俾夫洗滌
 以更始感激而效忠雖云仁者之志抑亦兵家之奇
 焉

漢項羽為楚懷王上將軍救趙秦將章邯軍韓原羽
 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
 恐還走至軍門曰事不可為者言不可復為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言欲如六國時兵敵

秦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

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軍侯姓始名成約未成羽使候將軍

軍章邯南與秦戰大破之羽悉引軍擊秦軍汧水上

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

約軍吏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邯見羽

流涕為言趙高魏豹傳云項羽破秦軍降章邯

韓信擊破趙軍用廣武軍李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

而靡

後漢趙熹字伯陽南陽宛平人也更始即位武陽大

姓季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
 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
 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栗犢豈能
 負重致遠乎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
 季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
 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
德為千里
之駒故以以戰勞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時江南未賓
熹比之道路不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單車馳之
 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警呼城中大小示以國
 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繇是諸營壁悉降荆
 州牧秦熹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攻擊羣賊安集
 已降者縣邑平定

吳漢為大司馬率諸將及五較賊鬲縣五姓共逐守
 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殺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
 守長罪也敢輕冒道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牧守長
 而使人謝城中五姓皆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
 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又更始尚書令謝躬留魏郡
 大守陳康守鄴大率諸將擊萊賊世祖因躬在外乃
 使漢襲其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
 危以倖僥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

危亡之至在人所繇不可不察今東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見也公令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閉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上者也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

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內郡河內二郡軍河上與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更始將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親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數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散異姓並起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令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踰季文誠能覺悟成敗承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張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陷戮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

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勞苦之計今軼守雒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誠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思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巴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

岑彭為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雒陽吏目更始將朱鮪堅不下光武以彭嘗為鮪較尉令往說鮪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如平生鮪因曰大司徒被害鮪預其謀大司徒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殺又諫更始

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念小怨鮪今若降官爵保况誅罰乎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與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眾出降彭後為征南大將軍伐蜀以夾州穀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督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騭厚善與騭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

充移檄江南頒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歆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大喜悅爭開門降馬援為隴西太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大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光武喜悉從之

來歙為中郎將建武七年帝使歙至沂歙以書招隗賢大將軍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

王遵隗囂將也後去囂詣京師拜大中大夫封尚義侯光武率諸將上隴使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營於長安時囂將牛邯軍瓦亭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歆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雒以西周雒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莫

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奏舊都以君大朝生民以來臣

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郡居穴處

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掌擊也戰國策云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

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

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

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上莫不扼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為大中

大夫在議身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

駕大眾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

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

阨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滓之中而不滓汚也是以功名終申

策畫復得故夷吾東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寧戚飲桓公

穎叔曰姑為寡人祝乎穎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平昔也使管子無忘東縛從魯也使寧戚無忘其

飲牛于黔布杖劔以歸漢黔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劔歸王也

去愚就義功名并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

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胃參之有識耶得書沉吟十

數日乃謝士眾歸命維陽拜為大中大夫於是器大

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應奏為武陵太守奉詔誘叛蠻降之

祝良為九真太守與交阯刺史張喬慰誘日南叛蠻降

之嶺外乃平

曹宗爲燉煌太守時北匈奴與諸國共爲邊寇宗患其暴害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

龐參爲護羌校尉時燒當羌種號多還斷隴道參以恩信招誘之號多等率衆七千人詣參降

馮緄爲度遼將軍詔緄招降叛虜於是右賢王部仰鞬等萬三千口詣緄降

夏方爲交阯刺史時南蠻夷攻燒城邑方招誘降之馮續爲隴西太守鮮卑寇邊以續爲遼東太守曉諭降集虜皆彌散又遷車騎將軍討長沙零陵蠻賊軍

至長沙賊悉詣營道乞降

營道今道州縣也

進擊武陵蠻夷

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千餘萬人荆州平定

劉表鎮荆州張濟引兵至荆州賈詡隨之歸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進表自責以爲已無賓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爲表比藩

劉虞字伯安初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公孫瓚討羗有功進屯屬國與胡相擊五六年兵力居等鈔畧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虞既有德義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虞爲幽州

收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邀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列侯以功卽拜太封襄賁侯

呂布爲徐州牧在下邳東海蕭建爲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闕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維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不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

魏鍾繇漢末爲尚書僕射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較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

福騰遂遣子入侍

董招漢末爲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
史薛弘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袁紹救太祖令招單
身入城告喻弘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時
袁紹遣將領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
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
城中其父元長在楊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
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
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
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
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
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
義之主居有太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
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
人喜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
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
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
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
忠孝忠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者爲曹公所禮辟
夫戚族人而疎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

知已遠福祿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耶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爲建義大夫

徐晃爲偏將軍太祖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又爲廣野將軍後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

張遼遷裨將軍太祖遣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其妻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吳全琮為安東太守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

呂蒙為偏將軍領尋陽令魏使廬江謝奇為蕪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蒙等皆携負老弱詣蒙降又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大帝令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又關羽討樊蒙浮江襲其空虛蜀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知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誦兵也當時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

遂降 吳錄云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吳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令出降焉

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大帝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大帝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大將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

荊州遂平

陸儼為交州刺史安南較尉時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阯騷動儼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從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城遺以財幣賊師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桐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諸葛恪為左輔都尉大帝令恪守節度掌軍糧穀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其能擒盡屢自求乞為官出

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援狃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勝則逢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恪盛陳其必捷大帝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祭戰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保其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南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雜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日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舊民惡困迫暫出內國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氏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

諸將

蜀諸葛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建興三年亮南征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費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恐先生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碩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荅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

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卽斬滅達亮以達無欺誠之心故不救助也

晉祖逖爲豫州刺史樊雅據醮郡反逖使桓宣說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白雅便自請逖逖遣雅還撫其衆僉謂前數罵辱逖懼罪不敢降雅

閉城自守遂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卽斬罽者遂
出降

陶侃爲龍驤將軍征杜弢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
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
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趨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
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
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
選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
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
脚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
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尅長沙
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又爲廣州刺史先是廣州
人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
州刺史敦從之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
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侃追擊破
之執劉沉又遣部將討機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
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以函紙自足耳
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
王導爲都督諸軍事蘇峻之亂路永康術賈寧等皆
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旣

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于導導使參軍袁耽潛說路永使歸順

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劫帥韓武方嘗聚黨千餘人

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

乃出降長史虞棕

藏宗切

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

積年所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

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

梁蕭景高祖初爲寧朔將軍行南兗州事天下未定

沔北倉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

罪旬日境內皆平

衡山侯恭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

任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史時朗已

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群賊伏其勇是夜

退三舍以避兵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

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

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

後魏江陽王繼爲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

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

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役

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

使鎮別推驗斬誓首一人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
役者卽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孝文善
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足大任也

源子恭爲尚書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時河州羌却
鐵忽反殺害長吏詔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
子恭嚴勒州郡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輕與賊戰然
後示以恩威兩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

韋琬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畧以誕
爲東荊州刺史令琬爲使與誕招慰諸蠻琬自懸瓠
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臨淮源宣揚恩澤莫不

降附

刁遵爲龍驤將軍雒州刺史遵招誘有方梁新化太
守杜性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臺定等率戶三千
據地內附

竇瑾爲殿中都官尚書從征蓋吳先駮慰喻自平巴
西氏羌酋領降下數千家

慕容白曜爲左僕射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攻宋
斗城宋將房崇吉夜遁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崇吉
與從弟法壽盜宋繁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
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繁陽諸

懸悉平又宋幽州刺史劉休賓鎮梁鄒及白曜軍至斗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宋龍驤將軍崔靈延行渤海郡房靈建等數十家皆入梁鄒同舉休賓爲征虜守荒州會宋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休賓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羣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也文羣母子送與俱入國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羣旣至白曜以報休賓又於北海報其弟劉延和妻子送至梁鄒巡視城下休賓咎曰白曜許歷城降當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國形勢文達詣白曜昨言聞主入境故來祗候利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束手歸化不審明王如何賞叙白曜曰休賓仕南爵寵如此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鄉富貴兼還其婦兒休賓縱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在斗城鄉自往見文達乃至斗城見妻子文羣攀援文達哭泣號咷以瓜髮爲信文達回還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家旅少多善共景識自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兼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賓曰斗城已敗歷城非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賓撫瓜

髮泣涕曰妻子幽隔誰不愍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
 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不足也而密與其兄子
 聞慰議為降計聞慰曰此故當文達誑計耳年當抄
 掠豈有多軍也但可撫強兵勤肅衛方城使嶮何為
 便生憂怯示人以弱也休賓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
 更為吾作一返音番善觀形勢於是遣文達偷道而出
 令與白曜為期尅日許送降文白曜嘆曰非直休賓
 父子荷榮城內賢豪亦隨人補授卿便即為梁鄒城
 主以酒灌地啓告曰山河若負休賓使我三軍沒覆
 初白曜之表取休賓妻子也獻文以道固既叛詔授

休賓持節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原公至是付文達詔
 策文達還謂休賓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為決計
 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繇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曰事
 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沈疑固執不作遂差本契
 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赤虎夜至梁鄒南門下告城上
 人曰汝語劉休賓何遣文達頻遣僕射許送降文歸
 誠大化何得違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內悉知遂
 相維持欲降不得皆劉休賓父子欲以我城內易榮
 位也尋被攻逼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崔道固子
 景業與文羣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命白曜

招降

送休賓及宿有名望者十餘人俱入代邸為客

尉元為鎮南大將軍援徐州宋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駢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沆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欣相與歸命

呂羅漢為羽林中郎上邳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八千餘家據險為逆詔羅漢與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被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收郎幢將加建威將軍

楊椿孝文時為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與王楊集為楊靈琮所破降於齊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辯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後孝昌中爾朱榮既據并肆與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北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盧景為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宣武永平四年夏景表曰梁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歎城內納潛來詣臣云胸山戍今將交換有可圖之機臣即以旌賞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日夜萬壽等獎率同盟攻掩胸城斬

梁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胸山戍主劉昕
 弁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即遣兼郟城副張天
 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琅邪諸戍駱驛繼援而梁
 郁州已遣二將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
 擊俘斬數百便即據城詔景曰彭宋地接邊疆勢連
 淮海威禦之術功不在易胸山險塞寇之要防水陸
 交湊楊郁路衝畜聚凶從虔留邊鄙青光齊充每離
 其患卿妙筭既敷克城殄衆展疆辟土何善如之庸
 勲之典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潤遵業具宣往懷
 北齊薛循義為安北將軍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詔
 循義為大都督與行臺長孫稚共討之循義以雙熾
 是其鄉人遂送鄉詣壘下曉以利害熾等還降拜循
 義龍門鎮將循義又為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西魏
 北華州刺史薛崇禮氏楊氏瑩循義以書招之崇禮
 率萬餘人降復拜晉州刺史在州擒西魏王北平太
 守段榮招降胡首胡垂黎等部落數千人口表置二
 原郡以安處之

趙彥深為安國縣伯從文襄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
 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
 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上城

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

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當獲此利

後周於謹初仕後魏爲元纂鎧甲曹從事追討茹茹爲賊所圍乃逃入寨時魏末喪亂羣盜蜂起謹兼解諸國語乃單身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

權景宣爲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燕公子景征江陵景宣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涇水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之書諭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整因景宣請舉城款附

史寧爲征東將軍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率步騎一千隨勝之部值荆蠻騷動三鴉路絕寧先駟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隨稅得馬一千五百匹供軍

王悅爲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遺之書賢於是遂降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卽令悅輕騎徑趨白馬悅

示其禍福將浮悟悅遂以城降

梁禦為鎮西將軍大祖既平秦隴西方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大祖以禦為大都督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兇逆島夷非遠字文夏州英姿不世筭畧無方方欲扶危定難興復京雒公不於此時立功效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即出迎太祖禦遂入鎮雍州

齊王憲從武帝伐齊為前鋒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據信都有眾數萬武帝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締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渥不納乃大開賞募多金帛沙門勇為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一人覘視形勢候騎執以白憲乃齊集之舊將徧示二人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令放汝還可即克我使乃與一書書具傳其末云交兵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俄而湝領軍尉相願以眾降相願潛之腹心也眾駭之因破之擒湝

隋李雄字昆盧初仕後周為上儀同從行軍總管韋孝寬畧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碭口說下十餘城

拜濠州刺史

元諧爲上大將軍總兵討吐谷渾俘斬萬餘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

劉權大業中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一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而羣盜感悅一時降淮陽帝聞而嘉之

唐河間王孝恭爲南山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於巴蜀招撫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遷襄陽道招慰大使自行臺尚書左僕射荆襄雖定嶺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餘州皆來款附

薛萬淑爲右嶺軍鎮黃龍時突厥之亂也萬淑遣契丹渠帥貪沒折諷論北狄東國威靈奚香室韋等十餘部皆來降附太宗下書褒美

劉師立爲岐州都督上請書討吐谷渾書奏未報便遣使問其部落諭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有黨項首領拓拔赤解感悟率其種落內屬太宗嘉之拜赤解爲西戎州都督

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麴智盛頓軍城

下諭以禍福智盛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
王旣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未有愆闕所冀
尚書赦之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
不出後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
薛萬備爲阿史那杜爾行軍長史杜爾破龜茲于闐
王伏闕信大懼使其子以駝馬三百疋餽軍及將旅
師萬備謂杜爾曰今者旣破龜茲國威已振請因此
機願以輕騎羈取于闐之王杜爾乃遣萬備率五十
騎抵于闐之國萬備陳國威靈勸其入見天子伏闕
信於是隨萬備來朝

李勉爲汧宋滑豪河陽等道節度使德宗建中三年
淄青李納叛使勉誘說於納許降乃遣其叛官簡較
戶部郎中房說以其母弟經男成務朝於京師
嗣曹王皋爲江南西道觀察使時李希烈反皋乃遣
伊慎王鐸將兵進圍安州州城阻湏水爲固攻之累
日不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來援皋乃
遣李伯潛分兵迎擊之戰於應山獲戒虛及大將二
人裨將二十人斬首千餘級戒虛等皆面縛示於城
下皋使人說之城曰得大將及賓介一二人爲信當
以城降皋乃遣王鐸馬彘繩城而入城中皆大呼乃

出降希烈又遣將將兵援隨州舉又令伊慎邀擊於
厲鄉大破之乃復平靜百廌等聞希烈甚畏之

伊慎建中末為安州刺史時李希烈死李惠登為賊
守隨州慎飛書招諭惠登隨以城降因密奏惠登可
用詔授隨州刺史

馬燧為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并管内諸軍行營
副元帥與侍中渾瑊及鎮國軍節度駱元光等合軍
河中李懷光次於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
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
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素憚燧

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
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
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
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為滅族之計邪從吾
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
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心被襟示之庭
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
珪以兵三千因堡降燧庭光東道既絕乃率眾出降
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眾大呼曰吾
輩復得為王人矣渾瑊繇是服燧私謂參佐曰予嘗

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經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迫遠矣

范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其州舉族來朝歸衆且萬人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

李光顏討淮西敗吳元濟之衆三萬於郾城其將張伯良奔於蔡州殺其賊十二三獲馬千匹噐甲三萬聯皆書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顏許之而收郾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郾城令董昌

齡昌齡母素誠昌齡因此勸懷光歸欵於光顏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於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來降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於門外懷金諸將素衣倒戈列於門內光顏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李朔爲唐鄧節度使討淮西吳少誠子壻董重質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爲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至郾城元濟懼乃悉發左右及守城

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愬乘虛入蔡寃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邱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招重質見其子知城已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揖登堦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駟使嚴綬爲荆南節度有叙州蠻酋張伯請殺長史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詔綬出兵討之綬遣部將李志烈齎書曉諭盡招降之

後唐李嚴爲客省使隨郭崇韜征蜀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唐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開道或馳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司空先來餘卽舉城納款衆咸以討蜀之謀始於嚴衍以耳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爲託卽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

晉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天福二年范延光據城反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處讓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降尚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

周曹英為侍衛親軍馬步軍指揮使兗州行營廣順二年正月上言十八日至任城喚得縣令胡延禧分付勅榜招安百姓其山寨民尋時下山歸業見更令招安次又上言按問得降人及兗州副都指揮使康海超來投俱說賊城人心離散慮慕容彥招逃竄已牒鄰道防備掩殺其康海超且留於城下說誘賊黨俟三五日遣赴京師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受降

夫叛而伐之服而舍之軍之善政也故舞干而格因壘而降義著於招攜功成於無戰省聖王之令範焉乃有董厥戎政式遏亂畧恩信攸及威聲載道強敵懾畏群伍離析繇是開璧送款負鑽歸仁狙獷咸懷

反側以定甲兵載戰而芒刃不頓連薨案堵而閭井以完至乃鄣塞寧謐夷羗綏附克固吾圉以屏諸華此真得良帥之風而達經武之要者也

後漢齊武王績字伯升更始卽以爲大司徒時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爲宰東觀記

日其宰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卽關

城門降

馮異爲陽夏侯光武以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遣異討之異所至皆布威信弘農郡盜稱將軍者十余輩皆率衆降又與赤眉遇於華陰戰

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

鈿期爲虎牙大將軍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建武二年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圍秦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秦聞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

據郡國雒陽地如掌耳辛臣爲戎作地圍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

雒陽所得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強秦

秦豆猶爲征南所圍豈况吾邪降計决矣四年春戎

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浙沔止黎丘刻期日
 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稱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
 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漢記戎至期月
 灼龜卜向兆中拆遂
 止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
 將伍公詣彭降

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光武建武五年夏光武以赤眉
 延岑亂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因復戰所殺
 傷甚多會光武至鎖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弇復
 引兵至城群盜稱將軍十餘地悉平

馬援建武十一年為隴西太守時武都氐人皆公孫
 述威略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
 十三年武都參狼羗為寇援時以兵擊之至氐道縣
 羗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羗遂因亡
 出塞餘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淨

耿秉為駙馬都尉明帝永平十七年與奉車都尉竇
 固擊車師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固司
 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
 車都尉天子姊婿固尚光武女滄陽
 公主明帝姊也爵為通侯當先

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
 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

請梟其首固大驚曰且上將敗事乘屬聲曰受降如

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

記日脫帽乘將如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

還

耿恭章帝建初二年為長水校尉時金城隴西羌反

遣恭師五較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

屯抱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

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

姐音紫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

子也切龐奮為馮門太守行度遼將軍和帝永元六年南匈

奴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與韃日逐王逢侯為

單于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

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朝自相

疑畔還入朔方塞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

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後右温禺犢王烏

居數千人復畔奮及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眾

降於是從烏居戰眾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

北地

梁懂為西域副使尉殤帝延平元年冬南單于與烏

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申郎將

龐雄與副將羽林五較營士及發沿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僅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莫韃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軍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僅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師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僅僅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僅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莫韃日逐王詣僅乞降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

張奐安帝永寧初為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奧韃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羗復舉種應之而莫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羗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羗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奧韃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怖恐將其衆降郡縣界以寧耿羣順帝永建中為烏桓較尉時鮮卑寇沿邊殺代

郡太守羣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

魏曹真為大將軍時安定民揚條等畧吏民保月走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降

郭淮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與雍州刺史陳恭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趨上

王基為荊州刺史虜吳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

鄧艾討蜀自陰平道先軍而進大破蜀軍乃至於碓

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城都禪率太子諸王及諸臣六千餘人面縛輿襯詣軍門艾

執節解縛焚襯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畧綬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先是鍾會初并諸葛緒之

軍進攻劔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鄧艾遂至綿竹大戰斬諸葛瞻姜維等聞瞻已破率其眾東入于

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都

棲縣令兵悉放噐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

州府元... 受降

卷之四百二十七

吳陸遜爲大將軍討關羽至公安劉備宜郡太守樊支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
呂岱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率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
孫峻爲大將軍五鳳二年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降

晉王濬爲龍驤將軍武帝大康元年正月濬發自城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克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噐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畧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復四海開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衝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

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嘗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襪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襯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

王戎爲豫州刺史建威將軍受詔伐吳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

高密王畧懷帝初爲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京兆流人王適與叟人郝雒聚衆數千屯於寇軍畧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雒等討適爲適所譎戰敗畧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適將大戰曠在後畧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畧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適適乃降

庾翼成帝咸康六年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鎮武昌時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
桓溫爲安西將軍穆帝永和二年率衆伐蜀李勢勢衆太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

受降

卷之四

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督堅勸勢降乃面縛輿襯請命溫解縛焚襯送於京師

戴施爲督護永和八年冉閔亂其子智以鄴城降得其傳國璽施以送之

桓冲孝武時爲車騎將軍荊州刺史鎮江陵符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楊威將軍朱綽討之又使上庸太守郭寶伐符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

桓石虔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太守逐符堅兗州刺史張崇納三千家而還

前秦苻萇爲武衛將軍符堅遣萇率衆伐張天錫既陷其河會纏縮等城又降其將軍掌據天錫遣司兵趙克哲爲先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克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襯降於軍門萇釋縛焚襯送之於長安諸郡縣悉降

王猛爲符堅將堅遣猛等率步騎三萬攻慕容暉維州刺史慕容纂於維陽暉遣其將慕容臧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築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纂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郡

羗鎮金墉猛振旅而歸

宋劉劭爲輔國司馬時豫州刺史殷琰叛以劭假輔國將軍討之時琰賊降者明帝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琰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義陽王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劭並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還之纖毫無所失

陳宜黃縣侯慧紀爲荊州刺史後主禎明二年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巖等率其部衆男女三萬餘口詣紀請降紀以兵迎之

後魏古弼大武時爲立節將軍進爲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事奏與安原降東部高車于巴尼陂尉元獻文時爲冠軍將軍宋薛安都以徐州內附元與孔伯恭赴援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擲諸軍歸欵元並納之

李煥孝文時爲司空從事中郎時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爲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

廬淵爲安南將軍時涇州羗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

六千衆號二萬徐行而追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

薛真度爲豫州刺史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衆赴之真度至叔業來降

隋周法尚高祖時爲永州總管安集嶺南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璿西衙州刺史鄧嵩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

韓擒虎開皇中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曾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虎將五百人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攜之曰老人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

于仲文開皇中爲柱國將軍伐陳之後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

王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

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從煬帝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

唐嗣曹王皐德宗建中初爲衡州刺史初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王國良鎮武崗京杲侵刻之又虐其士卒國良以兵叛因據山守險劫行旅以自給詔徵荆南江西黔桂兵誅之二歲不下乃以皐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使皐率諸軍至武崗國良阻險兵不得進皐乃謂諸軍曰國良恐京杲刻害本非反也其情易見不如降之乃三遺之書國良因請降未得其情皐曰其心屈矣乃捨軍自稱使者乘偏舟直造其壘曰我曹王也國良遂出降後爲江西節度李希烈南侵皐表王鏐兼御史中丞都虞侯後皐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賊懼請皐使至城中以約降皐使鏐懸而入旣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皐以其衆入焉

高崇文爲東川節度使憲宗元和六年破劉闢賊衆二萬餘於鹿頭關斬首千餘級大將降者十餘人拔鎮四所焚其營遂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糧

道賊大駭是月賊綿江柵將李文悅以三千人歸順
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關男方朔子
壻蘇強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投戈面
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駟而南直指城都德陽等縣城
省鎮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

李光顏爲忠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正月淮西賊
將韓伯雄降於光顏三月賊將吳秀琳以文城柵兵
三千降于李愬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四月賊之鄆
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於光顏光顏帥師入其羅
城

後唐魏王繼岌同光三年九月爲西征都統伐蜀繼
岌至鳳州僞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
州降大軍食其芻粟得糧四十萬兵士八千魏王給
牒令攝武興軍節度使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
威武城僞指揮使唐景思吳鐸王權思部下兵四百
降于延孝其軍史鄒彥諲都揮使李璠見城危方出
歸投郭崇韜以初無降意皆伏誅以唐景思攝興州
刺史城中除已殺戮得兵四千米麥一十七萬粟三
萬威武城蜀道咽喉險固之地其城倚嘉陵江三面
山險延孝旣拔故鎮殺其守將其衆萬餘縱其逸去

至興州僞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等
五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
印降其監軍使周永謙爲衆所殺興元節度使王宗
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降階州王丞岳納
符印來降康延孝李巖至漢州僞蜀主王衍遣人送
牛酒請降魏王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曰衍叩頭言
伏以五帝三王竟歸於代謝有家垂國孰免其廢興
苟大命之革新願轉禍而爲福衍誠惶誠恐叩頭伏
以衍先人頃以受唐封冊列土坤維自霸一方干茲
三紀乃者因夷門之構逆偶中國以喪君勉副推崇

遂開興崇衍謬爲世子獲紹舊基而以幼冲不得負
荷尋遇大唐皇帝中興聖運再造鴻圖輝赫大明炤
臨下土蔭修嘉好仰恃恩盟感覆燾於堯天將駟馳於禹
貢忽審王師討伐鄰內震驚靡敢當鋒幸思歸命伏
惟殿下位尊上嗣德寶元良騰少海之波瀾動前星
之秀彩親乘象輅勞履劒關已得萬民之歡心望恕
斯人之死罪今則完全府庫守邊邑居率文武以陳
誠與棺襯而納款伏惟殿下特弘哀鑒保證奏聞亦
存諸典刑貯在肺腑庶幾先人之靈尤享血食之祀
免支離於眷屬得敬養於庭闈惟聖君之明慈係殿

下之玄造衍無任危殆越戰懼激切之至謹差私署檢校司空行尚書兵部侍郎歐陽彬軍使韓知權等奉牋以聞十一月辛亥魏王軍到德陽僞蜀六軍使王宗弼遣使顏守倫上牋云蜀主王衍已出府第舉家遷於西宅王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安撫軍城以候王師又言宗弼欲至漢州迎奉天軍其僞六軍印泐發遣公事且留未納翌日宗弼又遣人奉牋言昨蜀主與將較同議欵其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淵澄南院宣徽使周輅北院宣徽使歐陽晃等四人同出異謀惑亂蜀主臣當時梟首以徇謹令送納僞中

書令夔王宗範上牋曰臣生居穎許因先父建光啓中討陳敬瑄在蜀僞司空平章事王諧上牋曰臣因天復三年奏使西川遇車駕劫遷洛陽因留蜀部王子王衍遣使上表曰臣衍言臣先人建从在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衍四十年頃以梁夔興災鴻圖版蕩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循衆人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鑑基且安生聚臣衍誠憂誠懼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揚湯武之師廓定寰區削平兇逆梯航聚集文軌會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欵遽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干

里之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
與襯乞降負荆請命伏惟皇帝陛下廻炤臨之造施
覆燾之私別示哀矜以安反側儻墳寢而獲祀實存
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禱之至表稱乙酉年十一
月二十日不稱僞年號甲寅魏王繼岌至漢州僞蜀
六軍使王宗弼至乙卯魏王統大軍至蜀城北舍於
王宗弼之別墅丙辰招撫使李嚴自蜀城引王衍及
僞文武百官儀仗法物至蜀城北昇仙橋下王衍初
乘竹輿自城中出至降所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
銜璧輿襯後從宰臣百官衰經徒跣足以俟命魏王
降車取其璧郭崇韜解縛燔襯王衍率僞百官東北
再拜謝恩訖又率衆拜魏王復拜崇韜韜答拜復拜
李嚴嚴亦答拜丁巳大軍入西川城戒諸軍剽掠法
令嚴峻軍士強括兵錢必論之以法市不改肆兵無
血刃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二十七

冊府元龜

受降

卷之四百二十七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等訂正

知青閩口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料敵

夫用兵之道先勝而後戰此料敵之情也自戰國之後金革日試至於正合奇勝伐謀伐交以詭譎相高以方畧自許者亦曷嘗無人哉漢氏之後司戎政者或善揣強弱先為備豫達外夷之情狀審敵人之形

勢沈謀獨斷見之於未萌深識遠慮表之於無象用能取威而制勝攘寇而保民挫逆徒之銳氣遏戎酋之內侮克清多壘以集洪伐自非練經武之善志得御兵之要道洞見至順舉無不滅者亦安能及是乎孫臏為齊將田忌帥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

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監子之名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軍乎曰栢直也信曰監子耳遂進兵克之周亞夫為太尉擊吳楚七國亞夫走昌邑深壁而守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趙充國為後將軍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三

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

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連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令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

帝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

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

三十餘歲西羗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合約共為要契

也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

等通使匈奴煎讀曰剪匈奴使人至小月氏氏音女傳告諸

羗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羗人為漢事

苦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

觀匈奴欲與羗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

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使使尉黎危須諸國

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設謂開設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散之沮音才汝

切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羗中道從沙陰地出

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直當也

臣恐羗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羗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籍兵籍兵

也欲擊鄯善焯煌以絕漢道鄯音善充國以為狼何小

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

至羗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罕开在金城南羗之別種也开音口堅切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

諸羗毋令解仇行下更切視讀曰示語之也以發覺其謀

陳湯為關內侯坐言事非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

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圖驃騎上書願發城郭燔

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
 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
 湯擊邳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音屈下同申湯入見有詔
 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
 小臣罷癘不足以策大事帝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
 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湯曰夫胡
 兵五而漢兵一何者兵及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
 漢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
 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焯煌歷時乃至所謂
 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
 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
 對曰已解矣誦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居四日軍書到言解

後漢馬援為侍詔光武自征隗囂至漆漆縣居右扶風諸將

多以王師之重不宜迎入險阻計完預未決完行魏也義見

說文豫亦未定也先音以林切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

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

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小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

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

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

高平有第一城 高平今原州縣

器衆大潰

班超使西域降莎車威振西域先是月氏嘗助漢擊

車師有功遂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因求漢

公主超拒還其使繇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

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日月

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

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

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

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

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

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繇

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

魏郭淮爲雍州刺史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

於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

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

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

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

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

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楊遂耳其夜果攻楊遂有

備不得上

田預爲汝南太守殄夷將軍封公孫淵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預使罷軍預渡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預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援衆必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預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

曹仁爲廣陽太守以議郎督騎時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強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太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曹休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

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寔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守野城大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程昱爲振威將軍表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野城大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翊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遷奮武將軍大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

太祖

李典爲裨將軍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

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

鍾繇爲侍中守司隸較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謂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惇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張郃初爲袁紹寧國中郎將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謂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文帝時
為左將軍屯方城會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
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
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
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
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
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

古弼為安西將軍與永昌王健等討馮又通文通嬰
城自守弼刈禾克而還

羅伊利孝文時為安東將軍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
之不及而反

劉景孝文時南齊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景以
兵出義陽無功而還

張浦為南中郎將南蠻較尉隸平南大將軍
長孫嵩往禦晉師及宋武帝入長安乃還後從安平
公叔孫建攻青州不克而還

皮豹子為內都大官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
及前涇州刺史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
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
走無捷而還坐免官

楊椿爲安東將軍宣武永平初徐州彭城人成景携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
淳於誕爲伐蜀別駕司馬領鄉導統軍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

伊盆子孝明時爲持節右將軍維州刺史欲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王基爲安豐太守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

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出
蔣濟爲護軍將軍明年遣平州刺史田預幽州刺史王雄共攻遼東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因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

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鄧艾爲南陽太守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水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來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其後姜維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羗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寔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羗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

破之

蜀諸葛亮爲丞相率師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魏明帝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荅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會亮卒軍退張嶷爲牙門將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

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周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間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

吳陸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督諸將拒之備從至岐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

譎且觀之

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

之縱下備難盡克若有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

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能展
 當自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
 畏之各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
 懷憤恨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後為輔
 國將軍領荊州牧備既入任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
 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
 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以討備內寔有
 姦心謹决計趣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晉周訪元帝時為振武將軍與諸軍共征杜弢訪與
 賊隔水賊眾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
 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
 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車益至未
 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
 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
 進

陶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大守元帝令擊杜弢時周顛
 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
 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
 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鄉等誰能忍饑鬪邪
 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分夜捕魚足
 以相濟侃曰鄉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

逆擊大破之

朱伺爲廣威將軍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使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涓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起攀等遂進距鹿旣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楊口壘時杜會請討弟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陽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等所圍

北燕張興爲馮跋將跋從兄萬泥從兄子乳陳叛跋遣興與馮弘討之尅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月出戰今後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發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砍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宋劉鍾爲寧朔將軍領石頭戍事高祖遣宋齡石伐

蜀以鍾爲前鋒繇外水至於彭模去城都二百里僞
寇軍征討督護譙允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
萬鍾于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
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
情怯挽必不久安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
之乃可捷事然決機而陣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
曰不然前楊聲言人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
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令阻兵守
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內懼盡銳
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援
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距我人情既
安良將又集此來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蜀子虜耳
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詵徑
平成都

沈林子封資中侯高祖伐羗復參西軍事與寇軍檀
道濟同攻潼關林子啓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
以勢屈外兵屢敗衰亡內兆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
釁齊斧耳紹尋疽發背死高祖以林子言驗乃賜書
曰姚紹忽死可謂天誅

沈攸之爲中領軍鎮淮陰薛安都據彭城引魏爲援

魏遣清河閏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爲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旣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遣大軍相援君諸人旣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卽假軍以奔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

南齊劉善明在宋爲冠軍將軍行南徐州事時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畜歛收衆聚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魂大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軍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鬪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旣滅枝葉豈久此是籠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周山圖在宋爲輔國將軍時沈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其

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始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旣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盆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于見事者矣

劉懷珍在宋爲征虜將軍宋沈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風者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

桓崇祖爲平西將軍崇祖慮魏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旣而魏果欲攻下蔡旣聞內徙乃揚聲戍平陰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鍾心尺魏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恐奔走之不盡耳魏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敗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

豫章王嶷爲驃騎大將軍都督荆襄等八州諸軍事魏軍寇司豫二州嶷遣南蠻司馬崔惠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助援司州屯西關魏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樊鄧衆以爲憂嶷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疆守過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

敢越二鎮旣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奔而南也
梁肅濬爲輔國將軍時王師北伐詔濬督衆軍濬遣
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
濬巡行圍棚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濬欲擊
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
耳濬曰不然魏城中三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
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
衆猶遲疑濬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濬之
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軍果敗走因悉攻
之中宿而城拔

陳吳明徹爲征北大將軍進逼壽陽北齊王琳拒守
又遣大將軍皮景和率軍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
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公
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
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
剋壽陽生擒王琳

後魏古弼爲安西將軍時宋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
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將軍
事旣平仇池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
發上封高平岍城諸軍討之仇池圖解文德走漢川

時皮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豹子曰此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耻其負敗或求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大武聞之曰弼之言長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

任城王澄爲撫軍大將軍時鎮州刺史穆泰在州諸反推朔州刺史平陽王願爲主詔澄行鎮州事討之澄至鴈門大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惟見方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

勅詔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旣構逆應堅城而逆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執弱泰旣不相距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李煥先赴至卽擒泰民情怡然

范紹爲寧遠將軍孝文嘗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尅紹觀其城惶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

邢巒爲度支尚書宣武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梁遣寇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

據懸瓠詔巒持節討之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
悅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豎乃
大虧王畧懸瓠密通近畿東南蕃捍度公之在彼憂
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
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慮出其不
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
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
乘衆怒而爲之民爲鹵威所拔不得已而苟附假梁
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
生得梁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
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困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
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宣武大笑曰卿
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

源子雍孝明時爲鎮東將軍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
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
州不守上書曰賊衆甚饑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
卒飽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
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內醜時裴衍復表求詔于
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詔如謂不可乞令裴衍
獨行若不賜解求停裴衍苟逼同行取敗旦夕詔不

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詔
官軍子榮戰敗被害

楊津爲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始津受命出據靈丘
而賊帥鮮于修理起與博陵定州危急迴師南赴始
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衆
勞疲棚壘未成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無一全欲移
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
乃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
至見棚空而去

董紹爲右將軍維州刺史時梁將軍曹義宗王玄真
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熊羆討之旣復進圍
馬圈城豎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
果先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

北齊陳元康爲中將軍時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
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入輔朝政未有殊功
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而乘之足以
取之大業文襄今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
襄於是親征旣至而尅賞元康金百錠

後周于謹爲柱國大將軍南討於梁長孫儉問曰爲
蕭繹之計當何如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南據丹

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
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
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
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故
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民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
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
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及至梁果如所料
郭賢爲都督時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下與朝
臣議之賢進曰高歡上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
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震駭而歡不能因利
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鑿駕西還六軍寡弱毛
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
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
且齒夏荒阻千里無煙縱令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
言不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
于翼爲渭州刺史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
咸被攻圍使人告急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
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
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
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

數日果至如翼所策

肅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王壁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旣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叶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畧汾北遂築城守之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孝寬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後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所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陸通爲文帝帳內督從解雒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敝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旣以大軍不捷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

謂爲信然更溫兆庶之望大兵雖疲敵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

隋楊素爲左僕射漢王諒反遣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耽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耽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

李徹爲左武衛將軍總晉王軍事時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文帝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軍擊之以徹爲長史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濟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繇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惟徹獎成其計請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

衛玄爲簡較右禦衛大將軍時煬帝垂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家焚其骸骨夷其坐城示士

卒以必死旣出潼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
汾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
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旣度函谷卒如所量
唐柴紹義師初起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
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
生形勢自曰老生有足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
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

江夏王道宗武德初起家左千牛裴寂討劉武周戰
於度索原軍賊進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太宗出玉
壺城望賊太宗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
謂如何對曰群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
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
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也汝意暗與我合後
賊果食盡夜遁及追介州一戰滅之

王長諧爲西河太守從太宗下長春宮與劉文靜先
據永豐倉時隋將劉綱戍潼關屈突通欲依綱以守
險長諧揣知其計率衆先襲都尉南城拔之斬劉綱
以兵據守及通軍至不得入退保北城長諧與通頻
戰皆尅及通之遁也與諸將追至稠桑而虜之因進
下陝城取大原倉

薛萬均爲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擊梁師都於朔方以萬均爲副諸將見城險固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是破亡之候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李靖爲行軍總管兼攝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隨孝恭討蕭銑師至於清江剋銑荆門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旦不戰敗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卽勢攜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果敗於南岸

張公謹爲代州都督李靖經畧突厥以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慾肆情窮克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卽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拖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克柘設出討匹馬不歸發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旱糗糧乏絕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疎其突厥委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嘗性大軍一臨內必先變其可取五也

人入北其人寔多此間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討阿史那賀魯於西域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憇息追之可及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涉雪晝夜兼進所經救其人衆遂至雙河與彌射步真相會兩軍合勢去賀魯所安二百里布陣長駟徑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魯集諸衆欲獵定方與彌縱射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并獲其鼓纛器械賀魯遂與啞運及其女夫閭啜等脫走投石國

唐休璟聖曆中爲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大使从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所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

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議事勢俄傾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

張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及王師收兩京鎬進軍鎮汴州招討河北逆賊賊黨史思明守范陽表請歸順鎬揣知其意恐朝廷與之手扎密表奏曰思明克豎因逆竊位兵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奏

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慧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時肅宗意已定表入俱不省鎬爲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懇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皆如其言

張孝忠初事李寶臣爲易州刺史後寶臣疑忌宿將乃舉易州歸順寶臣死其子惟岳叛孝忠乃與朱滔謀攻惟岳遂與滔合師大破惟岳於東鹿惟岳隨歸晉州滔謀乘勝襲之孝忠乃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朱滔大駭孝忠將伉曰尚書布赤心於朱滔相然信志

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悟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成德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鬪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與慮始難與守成吾壁於義豐坐俟惟岳殄滅耳旣而滔屯東鹿不敢進月餘王武俊斬惟岳以獻皆如孝忠之言

郭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廣德二年冬僕固懷恩及吐蕃等自潰京師解嚴初懷恩將入寇蕃漢數萬軍聲頗盛京師大駭子儀奏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上問其故對曰僕故懷恩雖稱驍勇素不得衆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恣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及懷恩挑戰諸將請出兵挫之子儀止之曰夫引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鄉曲緩之自當攜貳吾豈得迫速其戰敢言者斬遂逐壁以待之果不戰而退

後唐周得威爲大將天祐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人萬次北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於趙州十一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北鄉五里營於野河上汴將韓勅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曜望之

森然我軍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軍恃不挫其銳五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活傭販虛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禽獲足以爲貨德威自率精騎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里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於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唯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巧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阻此二渠水彼早夜以畧約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鄆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亦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曰景仁下令造浮梁數百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鄆邑

晉符彥倫知相州契丹入寇行營都監張從恩引軍

退保黎陽唯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彥倫與軍較謀日此夜紛紛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即抽入相州之城為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於安陽河北彥倫令城下揚旗鼓謀賊不能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於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虜將走矣乃出甲士五百於城北張弓弩以待之虜果引去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

守邊

拓土

守邊

夫經武之效重乎干城守方之寄本於固圉其有董率師兵乘禦徼塞為斯民之保障控一面之走集而

能內懷明畧外彰幹用分扼要害以為之備豫謹嚴
斥候以戒其侵軼揚威稜以外攝宣惠和而交暢以
至繕完攻戰之具開設購賞之科勵厥兵鋒以遏其
內侮伺乃釁隙以窒其非心因攜離以撫懷乘衰弱
而攝伏繇是邊候清謐民夷億寧不疲中國之力以
成柔服之美無事薄伐之舉而弭交侵之患斯守邊
之最而殿邦之効歟

李牧趙將也嘗居代馬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為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
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秦蒙恬為裨將軍北逐戎狄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
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
後敢牧馬恬威振匈奴

漢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鄭吉會稽人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繇是為郎吉為
人強執習外國事強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

征伐之後初置較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
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

鄯善以西南道鄯善神爵中匈奴垂亂日逐王先賢

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

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

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

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

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吉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

中西域者

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竹仲切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

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班布也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段會宗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

信三年更盡還

邊吏三歲一更

又為廂門太守數年坐法免

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復為都護會宗既出諸國

遣子弟郊逆城郭甚親附

城郭諸國

文齊為益州郡太守率勵兵馬脩障塞降集羣夷甚

得其和

後漢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脩兵馬習戰射明

烽燧之警羗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

要

赴敵不失期契也

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又

懲創也說文云又亦

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羗胡皆振服親附

蘓竟王莽末為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

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

以拒匈奴

王霸為上谷太守領屯兵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

兵寇盜尤數綠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與杜茂

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

里頗識邊事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

馬成以建武四年為陽武將軍屯嘗山中山以備北

邊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

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

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

河上至安邑

前漢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太

原至井陘

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嘗山郡

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

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

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

方無事

馬援建武十一年為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擊

破先零羗於臨洮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羗之西

破羗縣名

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羗以西城多完牢易

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羗在湟中

湟水名

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光武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

梁統也

令西還金城客民

在武威者

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

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

耕牧郡中樂業

范遷建武中為漁陽太守以智謀安邊匈奴不敢入

界

祭彤以明帝永平元年爲遼東太守賂鮮卑大都督
偏何擊烏桓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
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十萬
爲嘗明章二世保塞無事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
浪胡夷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鄭衆永平中爲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

鄭純爲永昌郡西部都尉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
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卽以爲永昌太守
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領鹽一斛以
爲嘗賦夷俗安之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

耿恭章帝初爲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
塞羌胡進屯酒泉授戊己較尉建初元年拜度遠將
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

鄧訓建初三年爲謁者時上谷太守任興謀反詔訓
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訓撫接邊民爲幽部
所歸遷烏桓較尉鮮卑聞其威信皆不敢南近塞下
後代張行爲護羌較尉撫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
兵各令歸郡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
人耕種脩城郭塢壁而已

李恂章帝時爲西域副較尉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龍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獻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

梁懂以殤帝延平元年爲西域副較尉安帝永初元年罷都護還至燉煌會衆羗反叛詔留懂爲諸軍援懂進兵擊大破之虜遂散走羗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并慰遣還故地河西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羗轉寇三輔卽引兵赴擊之朝廷嘉之委以西方事今爲諸軍節度

鄧遵爲度遼將軍安帝元初六年鮮卑入馬城塞遵擊破之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

种暲爲尙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暲爲度遼將軍暲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羗虜先時有生見獲執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繇是羗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求順服暲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

張奐以桓帝永壽初爲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入寇美稷奐進屯長城東羗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莫鞬等破之伯

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後遷度遼將軍數載間
幽并清靜

第五訪永壽初爲護羌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
皇甫規延熹四年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氐零
吾等先零諸種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後又
爲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咸服

橋玄桓帝末爲度遼將軍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
將守討擊胡虜及高麗嗣子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
職三年邊境安靜

劉虞爲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

濊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

魏梁習以別部司馬爲并州刺史單于恭順名王稽
頽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
邊塞乃使持節護烏桓校尉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
嘗推却兼并乖散彊猾凡通亡姦宄爲詐計不利官
者豫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

張旣爲涼州刺史以便宜從事遂上䟽請治左城築
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毋丘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

郝昭爲雍號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吏畏服
陳泰字玄伯爲并州刺史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
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

牽招爲馬門太守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
餘家租庸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
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繕治陁
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
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
寇賊靜息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
田豫百姓追思之

倉慈爲燉煌太守當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
族多逆斷絕旣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嘗
怨望慈皆勞之欲詣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
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繇是
民吏翕然稱其德意

劉靖爲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
嘗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宇屯
據險要

晉張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較尉安北將
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

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并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劉琨以懷帝永嘉初爲并州刺史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未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卽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日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惟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入公私往返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旣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尙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疋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

後魏長孫翰爲都督北部諸軍平北將軍蠕蠕每犯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爲侯

薛謹爲河東太守所治與屈何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太武詔奚斤討赫連昌勅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旣尅蒲坂太武以新舊之民并爲一郡謹仍爲太守

裴脩爲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前後數致寇掠脩明設烽候以方畧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靜

裴詢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樸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樸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其後梁將李國興邊寇樸特與詢犄角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樸特頗有力焉

陸希道爲前將軍郢州刺史善於馭邊甚有威望北齊趙郡王之子叡爲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嘗三州及廣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

斛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以北虜屢犯邊塞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

堯雄爲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撫養兵民得其力用

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

後周柳檜爲平東將軍鎮絳州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鄠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嘗善爲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

李賢爲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羗渾歛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

洮州刺史屬羗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羗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守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

梁昕爲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閭韓戍遏邊鄙甚著威信

隋于仲文高祖開皇初爲大將軍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郭衍開皇初突厥犯塞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

李崇爲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
懾其威畧爭來內附

馮昱開皇中以行軍總管屯乙不泊以備胡初爲虜
所敗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嘗大克捷
帝冲開皇中爲營州總管容貌都雅寬厚得衆懷撫
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
入寇冲率兵擊之

董純煬帝時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
宿將轉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輒擊殺之

劉權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從征吐谷渾煬帝令
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
境在邊五載諸羗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
道路無壅

薛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於時突
厥頗有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
馬巡塞而還

唐襄武王瑒高祖武德初爲晉州道行軍副總管宋
金剛陷滄州時稽胡多叛轉瑒爲隰州總管以鎮之
馭衆寬剛大爲民夷所附

楊恭仁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羗胡情偽

推心馭下人吏悅服自葱嶺已來兼入朝貢

竇靜武德中爲簡較并州大總管初請太原置屯田
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障塞從之

張儉貞觀初爲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
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遲相承稟儉拒不受
太宗聞而嘉之

劉仁軌爲帶方州刺史代劉仁願爲熊津都督率兵
鎮守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畧高麗

張仁愿爲幽州簡較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
定擁衆廻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邊擊之流矢中手
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
督府長史

薛訥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鎮幽州
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元振善於撫
御鎮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
拾遺

王忠嗣爲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
將以持重安邊爲務嘗謂人云國家升平之時爲將
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

但訓練士馬缺卽補之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自或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趙國珍玄宗天寶中爲黔府都督本管經畧等使國珍有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惟黔中封境無虞

馬璘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以犬戎犯邊移鎮涇州璘辭氣慷慨以破虜爲已任旣至涇州分建營伍繕完戰守之具令寬而肅人皆樂爲之用在鎮凡八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亦不敢犯境

馬燧爲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櫓八日而功畢

渾瑊初爲郭子儀朔方行營兵馬使子儀令瑊先率兵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秋代宗大曆七年吐蕃大侵邊城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蕃原自是每年嘗領兵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吐蕃大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瑊擊却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瑊之邠寧慶等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迴紇侵

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爲邊患以城爲石嶺關已南諸軍都如兵馬較率兵掎角逐之虜騎引退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鎮良原距城築臺上穀連弩爲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却之涇隴繇是得安虜深憚之

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雒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

軍州安悅

李復爲嶺南節度使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降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

邢君牙爲鳳翔節度使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使張獻甫都虞候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水波堡

劉昌爲涇原等州節度使昌奏舊於百里城距涇原州南九十里分靈臺良原二縣戶合置行原州百姓少而在內地今平涼臨邊且故原州屬縣人戶頗衆

兼諸軍防秋兵馬在焉請徙行原州置於平涼城池
巖固且偏蕃戎可以威重緣邊其百里城舊分置鄉
昨歸於靈臺良原詔可之

李景畧爲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廩諸備器械具政
令肅智畧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
劉濟爲幽州節度使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
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
郝玘以憲宗元和初爲臨洮縣鎮將就爲刺史始玘
以臨涇地宜蓄息蕃戎每爲寇卽屯臨爲休養便地
嘗白其帥願以折之前帥不從其後段佐爲節度玘
復白佐佐多其策乃表請之遂詔玘鎮其地自是西
戎無敢犯涇者

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振武有黨項室韋交居川阜
凌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震駭鮮有寧
日希朝周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
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畏憚之曰昔有張光晟
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
之俗有長帥至必效騎駝各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
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
橫

武元衡爲劔南西川節度使撫蠻夷約束明具輒不生事

柳公綽爲邠寧慶等州節度使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肯授節制虜每窺間爲患公綽疏上其弊卽詔神策諸鎮在其部者邊上有警盡得聽節度使指揮後爲河東節度使涇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召補其酋朱邪執宜直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人留邊

馬總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蕪不撓夷獠便之

董重質爲夏州節度使訓兵立法爲蕃羗畏服

李德裕爲成都尹知節度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埋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招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匠四千餘人復歸成都

張允伸爲范陽節度使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談者美之

後唐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同光初存審患契丹深秋之後傾塞而來與邊將謀欲於幽涿之間置幽州行府以禦賊衝冀轉輸爲便

張溫爲武州刺史同光初北戎陷媯儒檀順平蘇六州武州獨全

王思同明宗時鎮隴右思同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階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砦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之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啻事豈及此耶

張敬達爲雲州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襟制泊移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虜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

周安叔千後唐清泰初爲振武節度使時契丹屢攻振武叔千固守追襲數載南寧

孫方諫爲義武節度使弟行友刺秦州行議刺易州弟兄犄角抗虜北面賴之

折從阮爲邠州節度使從阮自晉漢已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朝廷賴之

拓土

傳曰天子經畧詩曰辟國百里其拓土之謂與自三代之際曷嘗邇封諸侯之卑及云守境故有居可武

之任常折衝之寄者或奮揚威怒剪平叛戾兼其弱而攻其昧取其地而恤其人以至攘除腥羶掃盪夷羯申畫其壤保據其險列亭障以嚴戍同於內地浚溝池以固護遂為我疆斯以震耀王靈而大啓土宇稱代之盛疇以加諸

周召公虎當宣王時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故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於南海

秦白起為左更秦昭王十四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嘉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

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但里有故

溝處無復水也明年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

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錯史失其姓垣城河東垣縣也後

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

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為南郡起遷為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二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走芒

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

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王剪少而好兵事始皇始皇十一年將攻趙關與破

之九城十八年剪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

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剪攻

燕燕王喜走遼東剪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賁擊

荆秦諱楚故

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其後

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荆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

兵遂敗走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

竟平荆地為郡縣賁又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蒙恬始皇時為將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

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屬隴州

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

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透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咸振匈

奴始皇甚尊寵蒙氏

漢唐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食糧及衣重

從巴

柝關入遂見夜郎侯名同

名同其侯名也

原賜諭以威德約

為置吏其子為令

比之於漢縣也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

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

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為置一郡

尉十餘縣屬蜀
衛青武帝時為車騎將軍元朔二年與將軍李息出

册府元龜 拓土 卷之四百二十一

雲中西至高闕 山名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 遂至於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

五原郡使較尉蘓建築朔方城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元狩中擊隗婁奴右地降渾邪

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 令音鈴 初置酒泉郡

後稍發徙民充實之令置武威張掖燉煌

趙破奴封從票侯將屬國騎 屬國謂諸外及郡兵數

萬擊姑師時浩侯王恢數為樓蘭所苦武帝令恢佐

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

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泰謂顯 於是漢

列亭障至玉門矣

李廣利為貳師大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

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

澤徃徃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

較尉領護

荀彘為左將軍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元鼎五年與樓船將軍楊僕討

南粵明年遂定越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

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郭昌為中郎將元鼎六年與衛廣引兵誅南夷且蘭

若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牁郡於是邛君苻侯冉
驪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雋郡苻都爲沈黎郡
冉驪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合無文相武
蜀張嶷爲越雋太守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
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
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賫牛酒勞賜宣暢意旨離歡
悅繇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
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繇安上旣險且遠嶷
遣左右賫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
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
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
嶷撫戎將軍領軍如故

晉陶璜任吳爲前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武牛九德
新昌土地險阻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
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

唐彬爲羽軍較尉時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
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較尉右將軍彬旣至置訓
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
是鮮卑二郡大莫虜摘何等并遣侍子入貢兼脩學
較誨誘無倦仁恩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奈

册府元龜

拓土

卷之四百二十一州

長城塞自温城洎於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繇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驚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

後魏邢巒為平西將軍克梁秦三州乘勝至於巴西開地定地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

北齊潘樂文宣子保中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乃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畧淮漢

後周李遷哲初為西魏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

州今夔州允下十八州拓地二千餘里

鄭恪武帝時為大將軍天師中率師平越嵩置西寧州

隋源雄文帝開皇初為徐州總管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暉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拒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於顛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

唐江夏王道宗武德五年授靈州總管時梁師都據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二十一州

二十三

夏州遣弟維兒引突厥兵數萬至於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出戰賊徒大敗初突厥連於師都入居五原舊地道宗因逐出之振耀威武拓地千餘里高祖聞而嘉之謂裴寂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

李靖以太宗貞觀初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其將張寶相擒頡利可汗以獻俄而降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嘗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

鄭元璿爲南會州都督貞觀三年遣使招諭黨項列其地爲軌州五年太僕寺丞李世南開黨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爲維川道行軍總管擊高昌破之君集分兵畧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一馬四千三百匹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墾田九百頃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縣高城爲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國威旣振西

域大懼焉耆王詣請先有三城爲高昌所奪悉歸之
留兵鎮守於是刻石紀功而旋

蘓定方爲行軍大總管擒突厥賀魯以獻列其地爲
州縣極於西海又爲大總管討百濟平之分其地爲
六州俘其王義慈及子隆泰來獻

楊防爲司平太嘗伯往安東安撫高麗餘衆時有高
麗酋長鈕牟岑率衆反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爲王詔
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以討
之安舜遽殺鈕牟岑走投新羅防侃始拔安東都護
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

郭元振以則天大足元年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
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旣逼突厥吐
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
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遂拒州
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

信安郡王禕開元中爲朔方軍節度時石堡城爲吐
蕃所據禕督率諸將倍道兼進并力攻之遂拔石堡
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
以遏賊路玄宗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
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地千餘里

哥舒翰天寶十二載為隴右節度使翰以前年之役收黃河九曲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洮河郡於礪石軍之西百里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守漢門軍使城如璆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礪石軍使臧奉忠為洮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康季榮以宣宗大中三年鎮涇原收復吐蕃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等六關

張君緒以大中三年鎮邠寧收復吐蕃蕭關

李玘以大中三年鎮鳳翔收復吐蕃秦州

杜悰以大中三年鎮西川收復吐蕃維州

高駢以懿宗咸通七年為安南都護收復交州盡平蠻賊積歲所侵故地

梁高方興以太祖乾元元年為延州節度使上言當

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收鹽州其偽刺史高

行存泥首來降

先是鹽州與吐蕃黨項指羗牙接為二境咽喉之地又有烏池鹽鹺之利

戎征延貽意未嘗息唐建中初為吐蕃所陷砥其墟而去焉是銀夏寧延洎於靈武歲以河南東山南淮南青徐江浙等道軍士不啻四五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報政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虜孽乃清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纔動偏師遽收襟要國之右臂瘡痍其息哉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一十

卷之四百一十

以大師

以續宗風

以續宗風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一

乞師 致師

乞師

夫以危事方構而兵力不足動有勝敗之慮居無赴
援之救於是控親隣以求助異禍難之斯解蓋乞師
之來舊矣三代之後戎事不息其或當帥臣之任襲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一十

行討伐膺守禦之寄是為屏翰金革將試而眾寡靡敵梯衝交下而殲亡可待以至宗國覆喪翦焉愁苦乃能藉兵於同盟請救於強國曷嘗不克集殊績制勝掠敵乃至興滅於將絕圖安於既危者焉其或勢迫事去外應無及者斯可哀已

公子遂魯大夫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魯北鄙公

子遂滅文仲如楚乞師

乞不保得之辭

宣公十八年夏公使如楚乞師

公不事齊晉盟故懼而乞師於楚

孫良夫桓子也衛大夫魯成公二年孫良夫帥師及齊

戰於新築衛師敗績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

如晉乞師魯滅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

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請三百乘許之

與齊戰於鞍齊師敗績

卻錡晉大夫魯成公十二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當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樂厲晉大夫魯成公十六年四月晉侯將伐鄭卻擊

如衛遂入齊皆乞師焉樂厲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

矣甲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荀瑩晉大夫魯成公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伐鄭

士魴晉大夫晉成公十八年十一月楚子重伐宋使

師與鄭人侵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士魴來乞師將

子重為鎮後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

來下軍之佐也知伯前瑩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

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杼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

請師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

士雅秦大夫魯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

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

爭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

於武城以為秦援

公子貞字子囊楚大夫魯襄公十一年四月諸侯伐

鄭鄭人懼乃行成七月楚子囊乞旅於秦乞師旅于秦秦

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

宋鄭逆服故更伐宋

陳無宇齊大夫魯襄公二十四年齊侯既伐晉而懼

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

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

辭有晉師未得相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申包胥楚人也魯定公四年吳

伐楚楚子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

蛇以薦食上國若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

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隣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

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

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

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王于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之義九頓首

而坐秦師乃出

趙鞅晉大夫魯哀公二年四月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賾于戚三年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也

晉侯將伐齊魯哀公二十四年使來乞師曰昔臧文

仲以楚師伐齊取汶陽在城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

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駟弘鄭大夫悼公四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

駟弘請救於齊弘駟齊陳成子帥師救鄭

張翠韓大夫楚圍雍氏韓使使求救於秦秦不下殺

令靳尚使秦秦宣太后不許靳尚歸復使張翠至秦

秦乃下師於穀以救韓

趙勝趙成王弟也封平原君秦圍邯鄲平原君數遺魏王及公子無忌書請救魏使將晉鄙將十萬衆救趙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宛蓋相屬於魏魏公子無忌乃矯奪晉鄙兵符救之項梁自號武信軍引兵攻亢父亢音抗 父音甫初秦將章邯既殺齊王田儋齊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稻田間爲將田榮怒擊逐假亡走楚角亡走趙間前救趙因不敢歸項梁追擊章邯章邯兵益盛梁使使趣齊兵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迺出兵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漢韓信爲大將虜魏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狼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萬人

後漢公孫瓚爲幽州刺史爲袁紹所圍求救於黑山賊救至欲內外擊紹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表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定足之地其可得乎

孔融爲北海太守爲管亥所圍太史慈爲求於平原

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卽遣三千兵救之賊乃散走

魏陳矯廣陵東陽人也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大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郡倒懸奔走告急無繇胥之効敢忘引演之義乎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旣退登多設間仗勒兵追奔大破之

田豫爲護烏丸較尉豫出塞爲鮮卑軻北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鴈門太守牽招求救招自表輒行又并馳布羽檄稱陳形勢虜卽恐怖種類離散

吳甘寧守夷陵魏曹仁分兵騎攻圍寧寧告急於周瑜瑜用呂蒙計與蒙上救寧寧圍解

晉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流入塢主張平樊雅在譙逖進據大丘平助雅攻逖逖遣使求救於蓬陂塢主李川川遣將 頊率衆援之逖遂克譙城初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來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遂克譙

桓宣爲四品將軍屯馬頭山爲祖煥桓撫所圍煥遣衆攻宣使戎求救於于寶寶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骸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去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

周瓊爲梁州刺史東羌較尉寶衝入漢川定安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于鎮襄陽征虜將軍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

譙王承等守湘州爲王敦所攻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網暫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盟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郤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警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時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人李嘗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

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裏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間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腊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承乃遇害

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魯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圍訪訪卽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旣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源等潛軍襲穰縣獲魯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

後魏元法僧爲益州刺史梁武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疏曰臣忝守遐方之生慮極賊衆侏張所在強盛統內城戍悉以陷沒近州之民亦將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庭闕旣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運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孝明詔曰比勅傳豎眼倍道兼行西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推遣

如令拔彼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皮豹子爲仇池鎮將討陽難當平之諸民復推楊文德爲主興安二年正月宋文帝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復津據險自固宋文帝怒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素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轉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逕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旣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姦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唇齒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將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句人稱臺軍不多戎馬甚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今外寇兵強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

恐招斯責詔遣高平鎮將苟莫子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

崔楷孝明孝昌初爲殷州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項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况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趨起北界鄴下勾燼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若并合城下之戰匪斯朝夕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強敵折骸焚弩因此忠節但基趾建勦庶事茫然斗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杖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後周李賢隴西人長孫邪利爲都督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時有賊師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間道赴雍州詣爾朱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俟日伺夕仍僞負薪與賊樵採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引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散走

唐南霽雲爲睢陽張巡帳下士天寶末安祿山叛亂

賊將尹子奇圍睢陽城經數月城中糧盡至人相食求救於臨淮節度賀蘭進明遣齊雲夜縋出城之臨淮見進明進明日高會張樂饗士殊無出兵之意齊雲泣而謂之曰張寇陵逼圍城半年糧盡矢窮計無所出初圍城之際城中數萬人今者相食已盡張中丞自殺愛妾以饗軍士今見存之衆不過數千城中之人不敢愛死恐破之後賊過淮南亦不利於大夫耳齊雲所以持刃晝伏夜動匍匐以見大夫今大夫數日高會殊無遣兵之意豈忠臣義士勤王報國之意乎齊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齧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城中將士遂却還睢陽數日得達懸緡入城城中之人知救不至慟哭數日遂陷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居平歲謀襲蔡州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

辛讜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救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悛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獨悛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劍拿小艇移駟口貫賊柵入城見悛悛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

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百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并謂厚本日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義氣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卽是寇場公何獨存耶讜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籟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旣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悵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卽齎悵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援受賊詐降敗於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自是無援賊倍兵急攻以鐵索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寤寐面頭生瘡軍儲漸少分食希粥賴讜犯難伏羲求救於淮北諸軍旣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

梁杜洪唐末為鄂帥時成汭鎮荆門淮南楊行密以兵圍鄂州洪遣使求救於太祖時太祖以隔越大江勢不能救乃發使諷汭令出師以援鄂渚

周錢俶廣順二年遣間使言覘得淮南去年興兵取湖南七州近又以衆於彬連屯守欲攻容桂當道調發兩路進軍水取漳泉陸取汀建望朝廷聊出天兵以為犄角之勢

致師

環人致師周官之列職勇者嘗寇鄭國之善謀蓋天受賑以行彼敵斯遇或勒兵而未陣或堅壁而固守

特又將變拙速是圖故有執馘以環城御旌而摩壘增三軍之氣成一戰之功其或侮以醜言遺之婦飾用激其怒以成厥謀斯亦為將者權宜之小道也

許伯楚大夫魯宣公十二年楚伐鄭晉救之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許伯

曰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駘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

聞致師者左射以馘左軍左也馘射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

馬掉鞅而還兩正也掉王示間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馘求馘御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漢彭越為魏相國嘗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糧道項

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月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到汜水上

後漢張堪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布并領騎七千匹詣人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

魏王昶爲征南將軍督荆豫軍事時吳將守江陵不出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吳大將施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

漢諸葛亮爲丞相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拒之明帝詔令堅壁不戰亮旣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幘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出將戰辛毗奉詔勅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

符黃眉爲前秦符生將時姚襄據黃落符生遣黃眉及鄧羗等帥兵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羗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果怒盡銳出戰羗僞不勝引騎拒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羗廻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宋柳世隆爲郢州守將時沈攸之反入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旣至郢城弱小不足攻

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郡卿旣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兵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攸之軍因之敗潰

後魏賀拔岳爲西道都督與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岳屈長安時万俟醜奴遣大行臺尉遲菩薩何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剋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

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憍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絡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澗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迴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頗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

隋張威善騎射膂力過人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二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二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罵侮以激怒之二王果出陳威令壯奮擊二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